

第三函第七本

劉峻川錄
朱訥齋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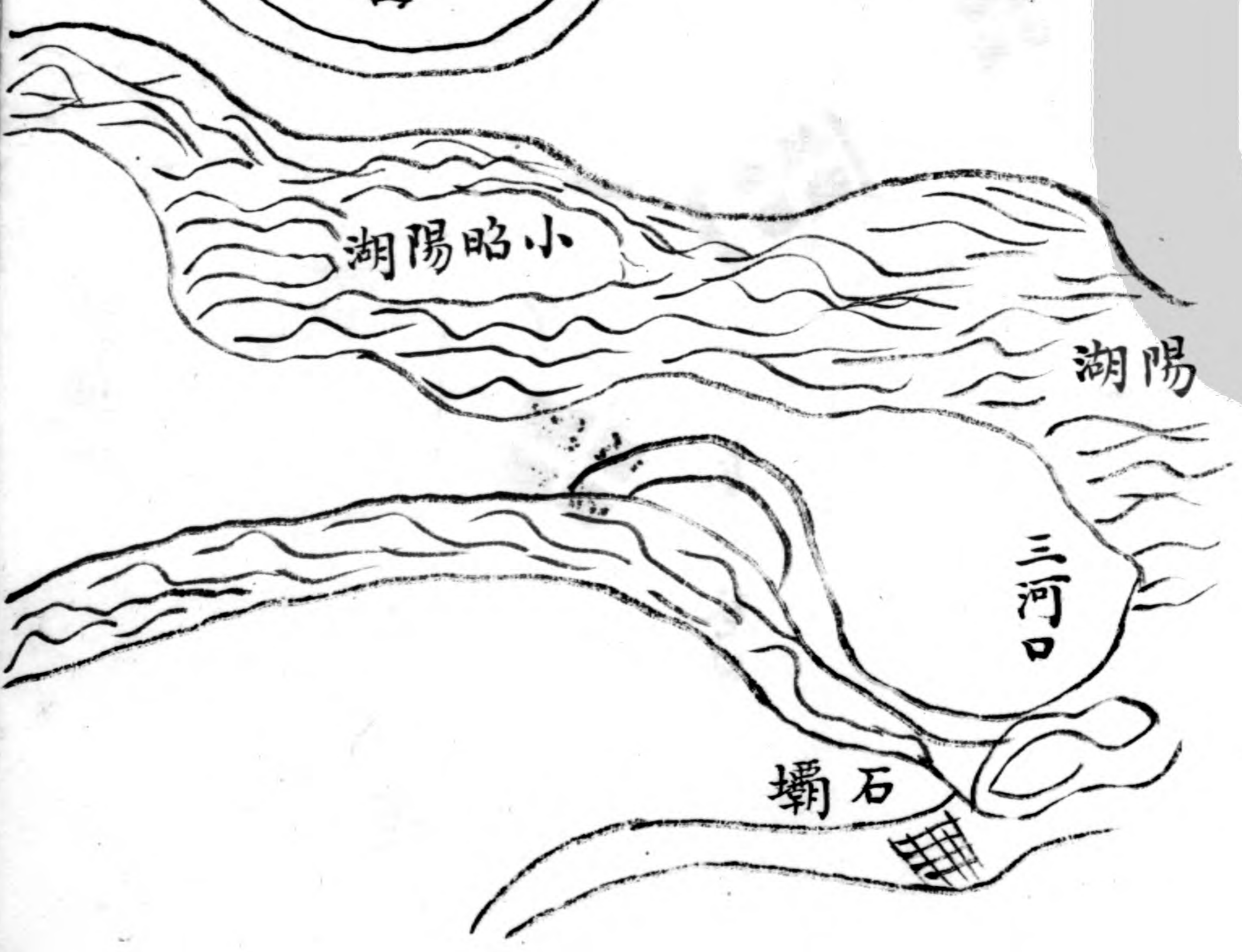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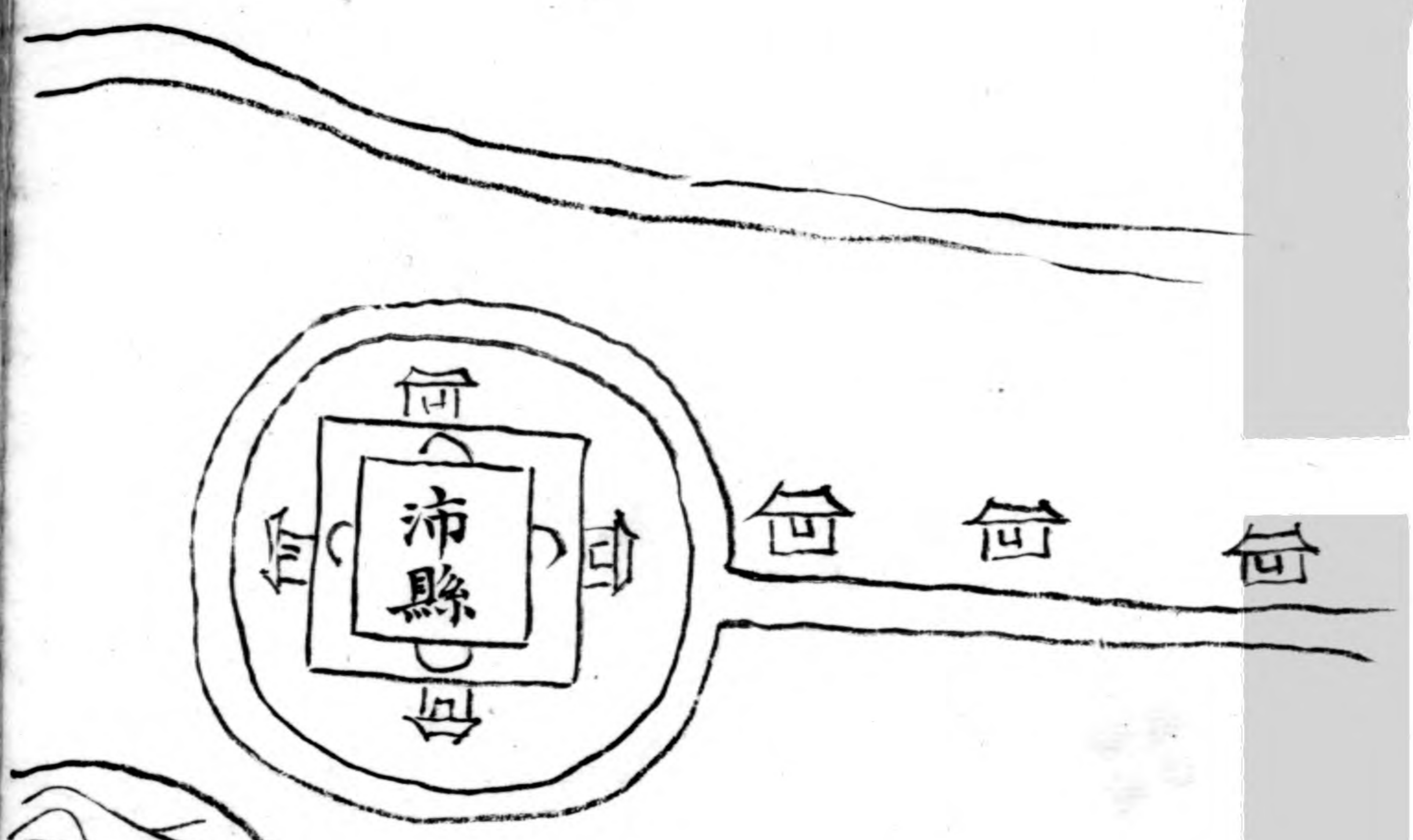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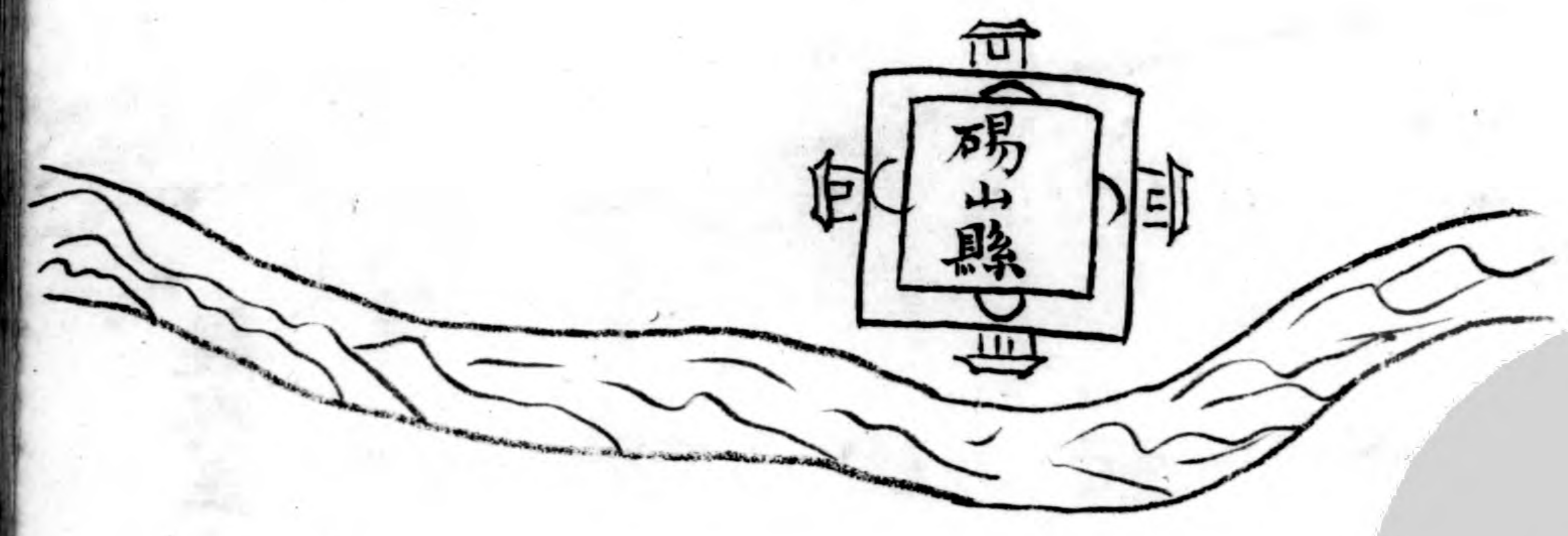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八至三十九
計九十一頁 內畫十八頁

卷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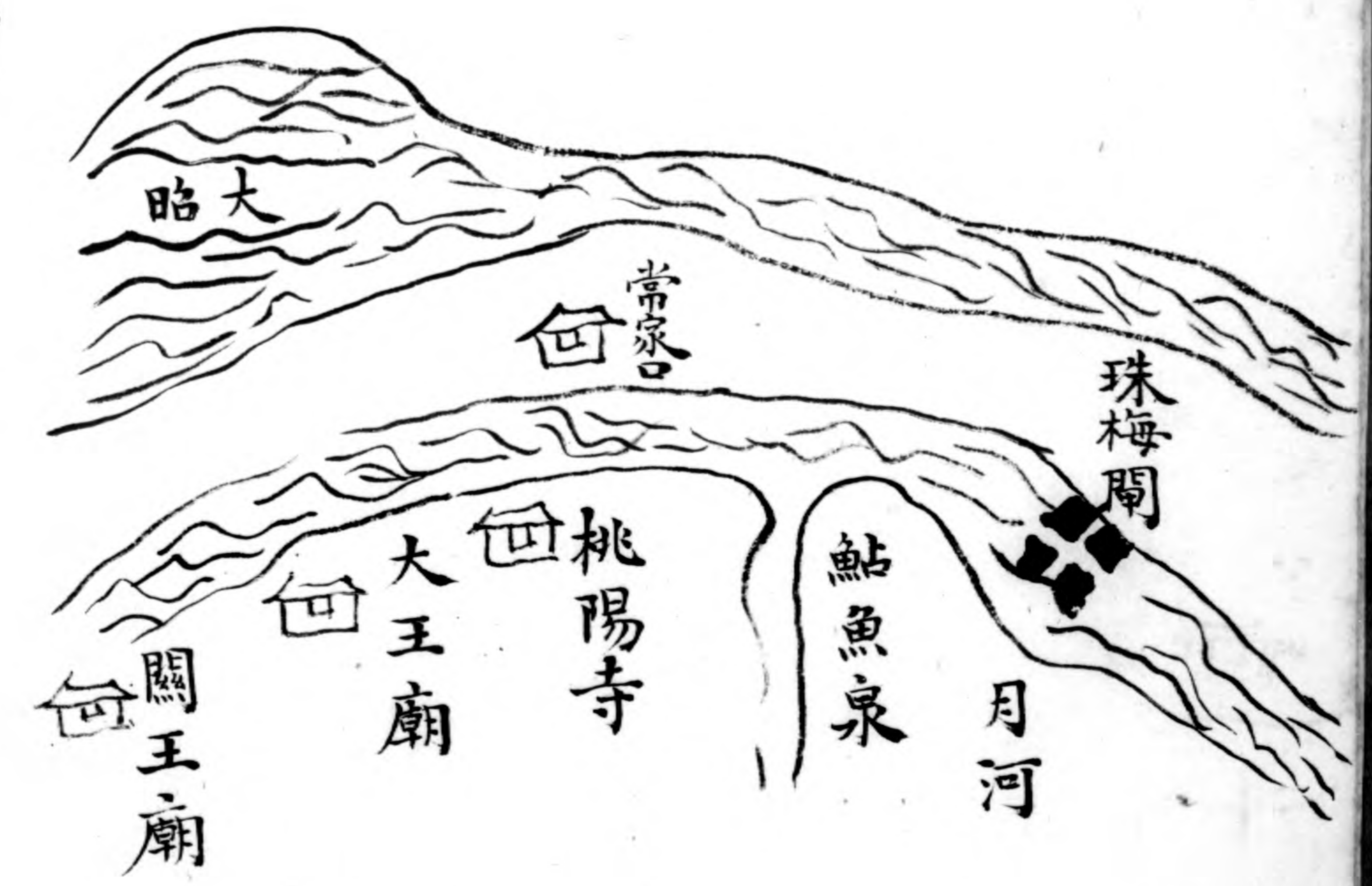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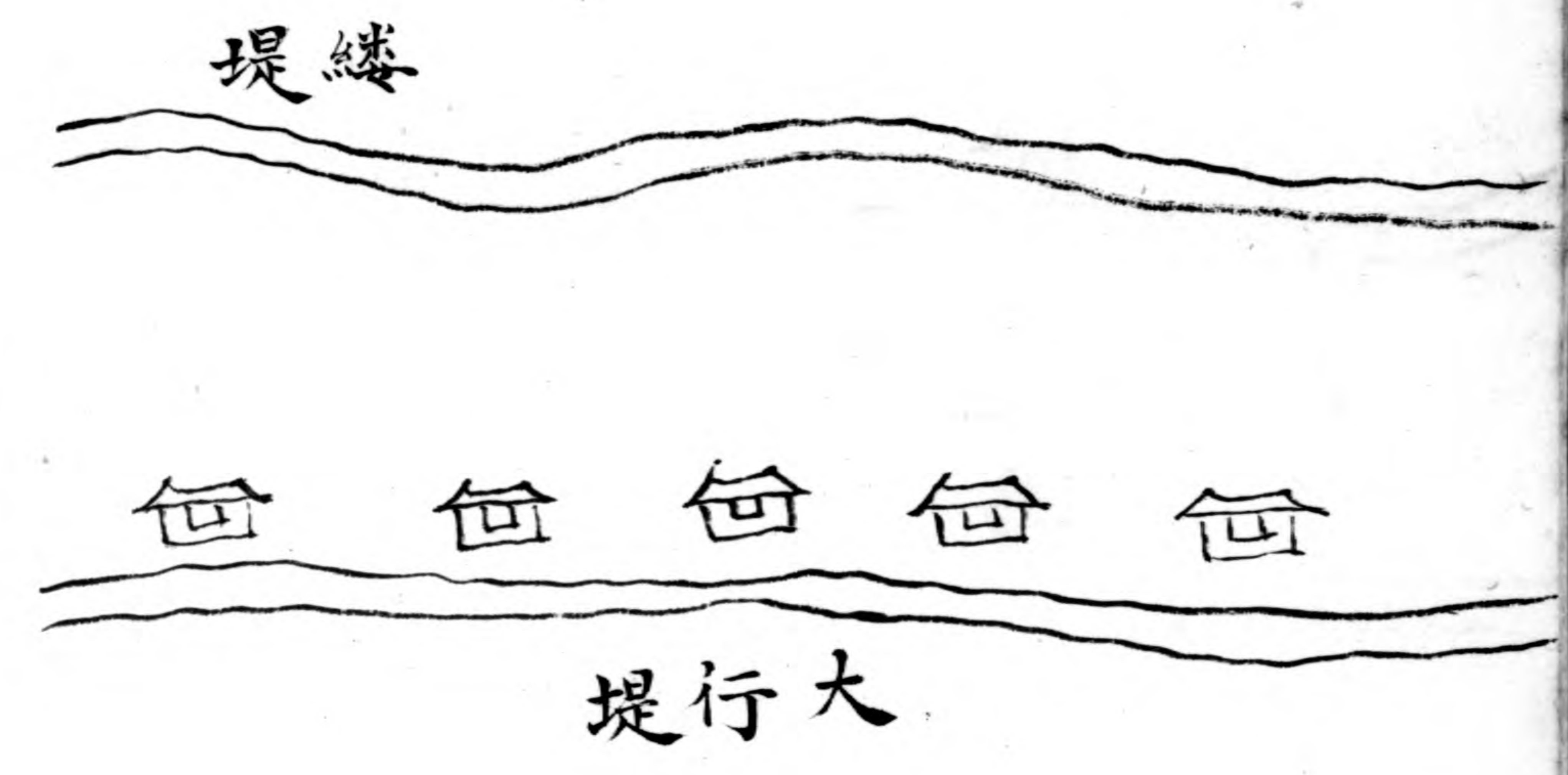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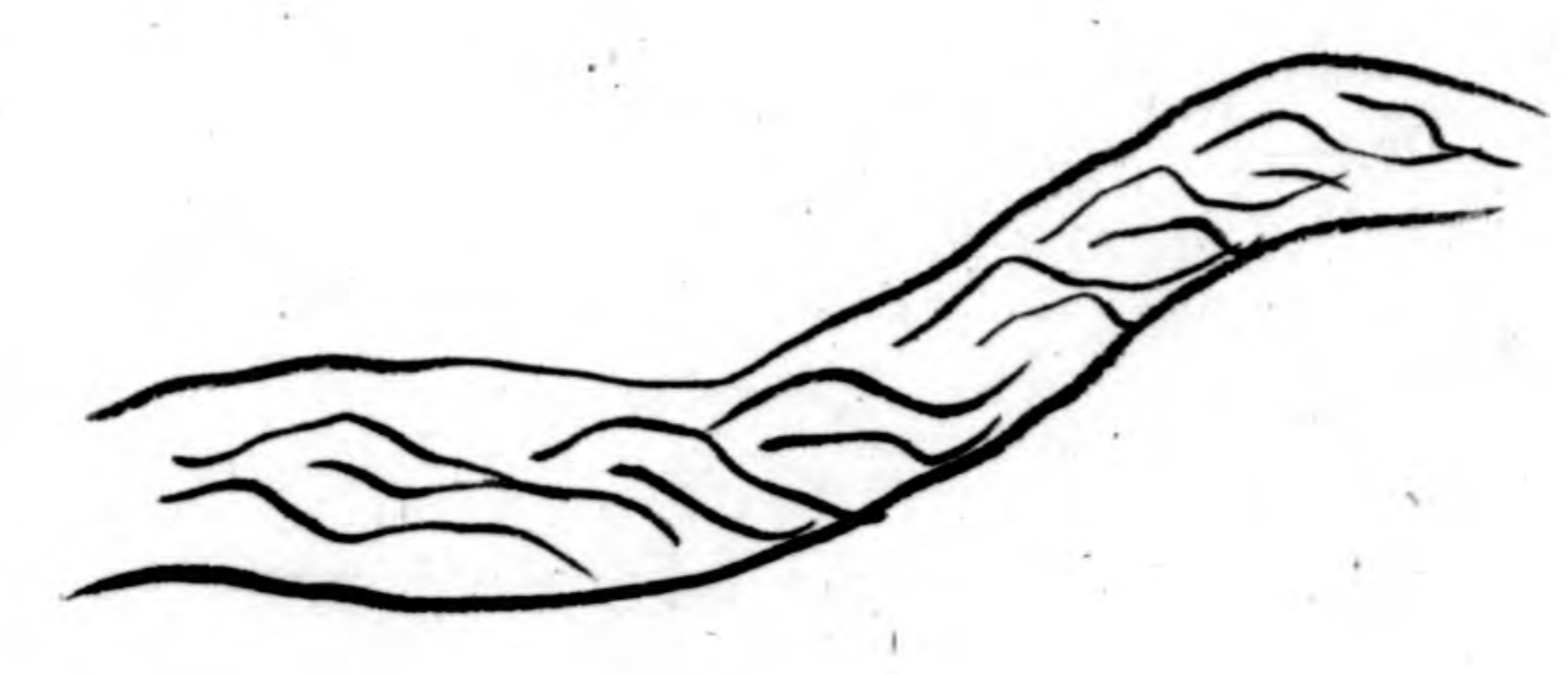
新舊河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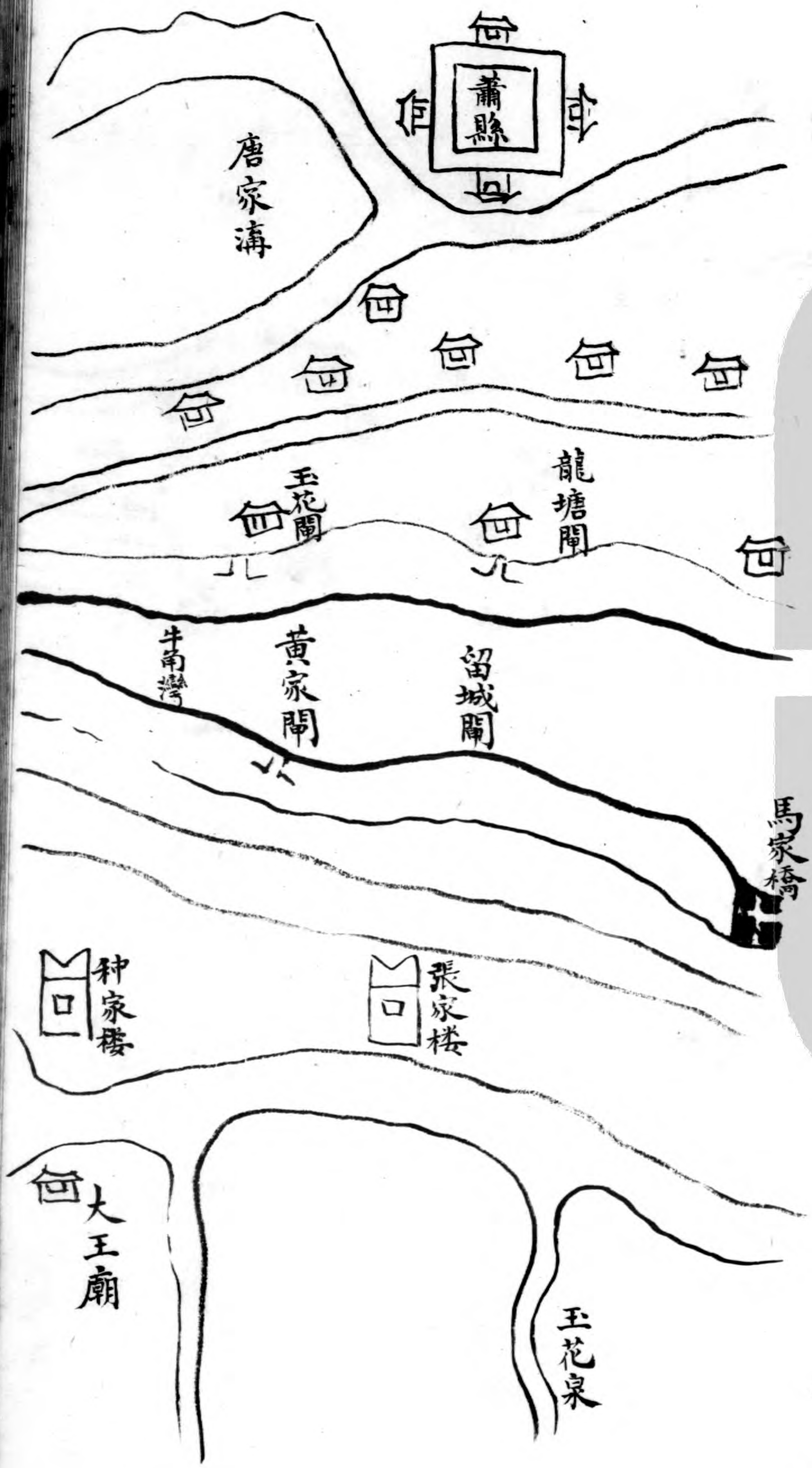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八 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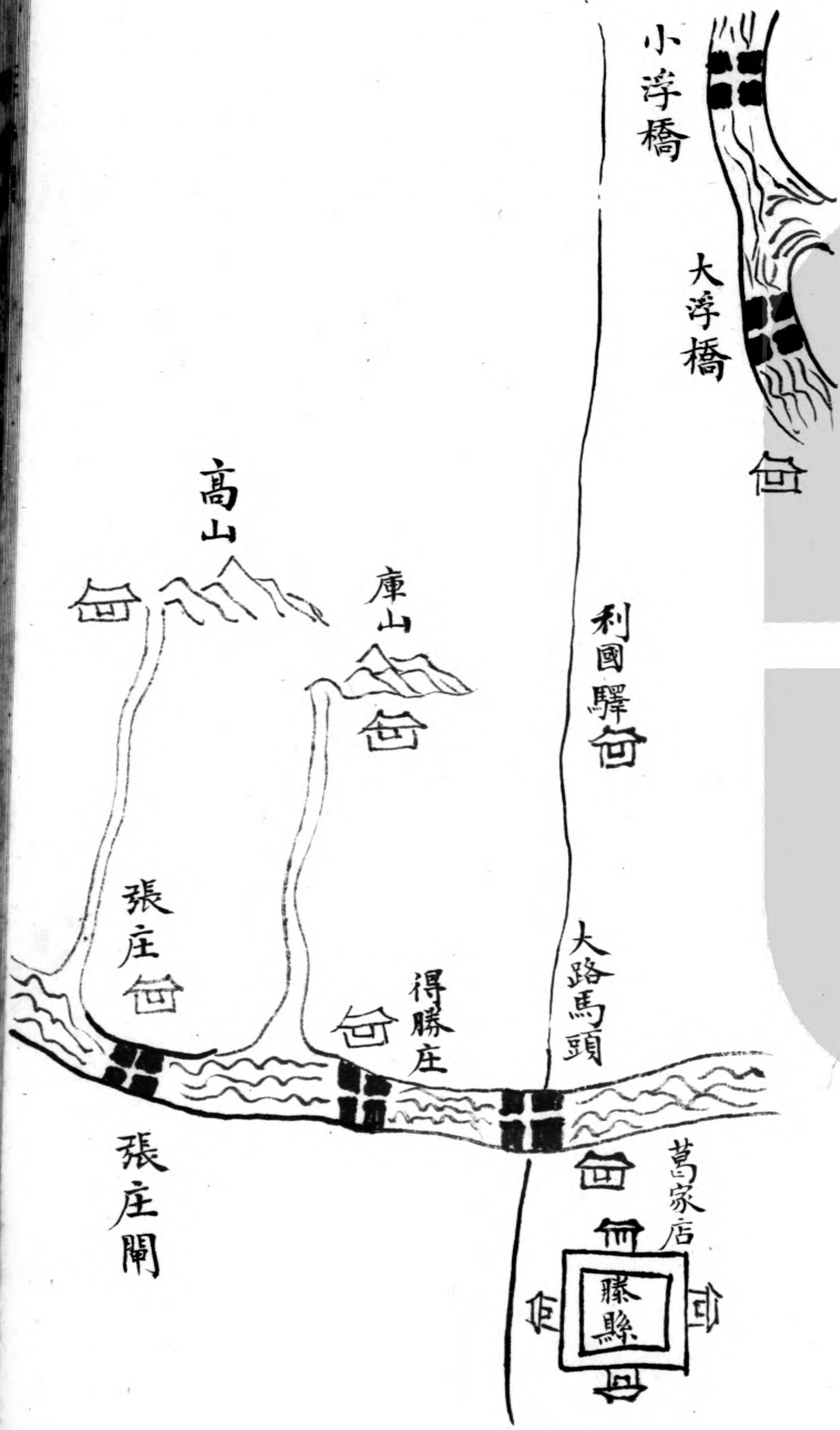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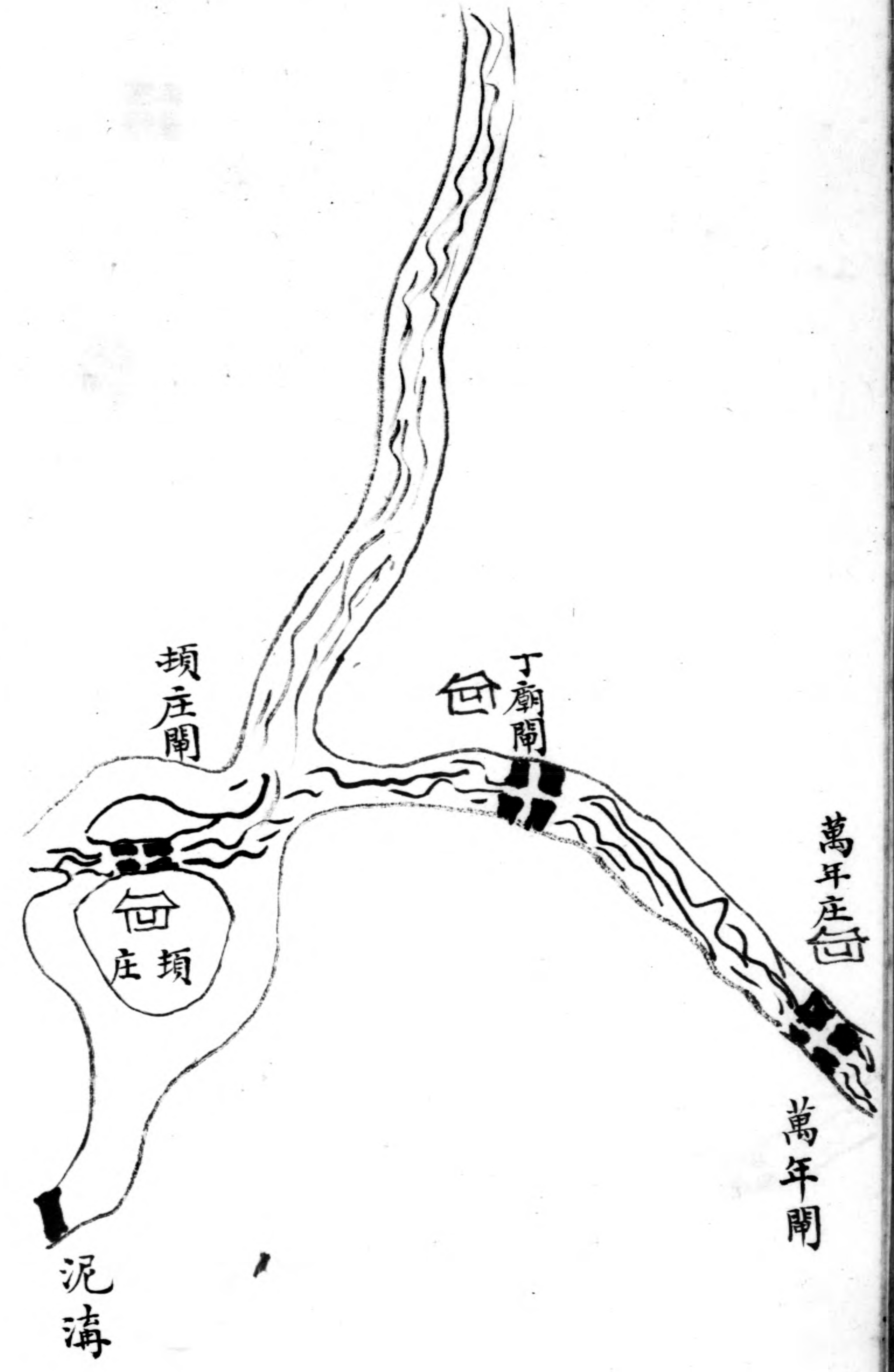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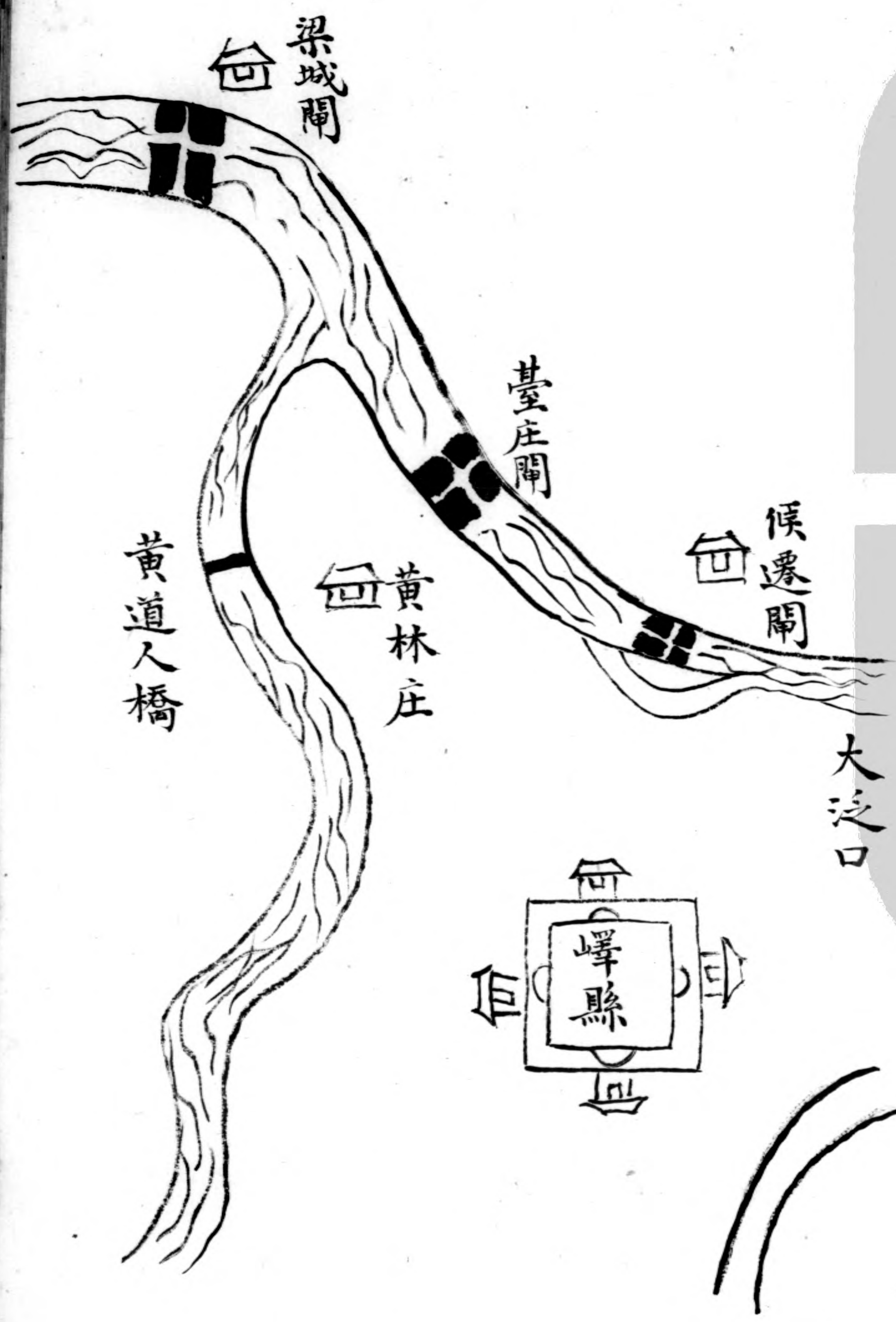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六 二十三





卷三十八 二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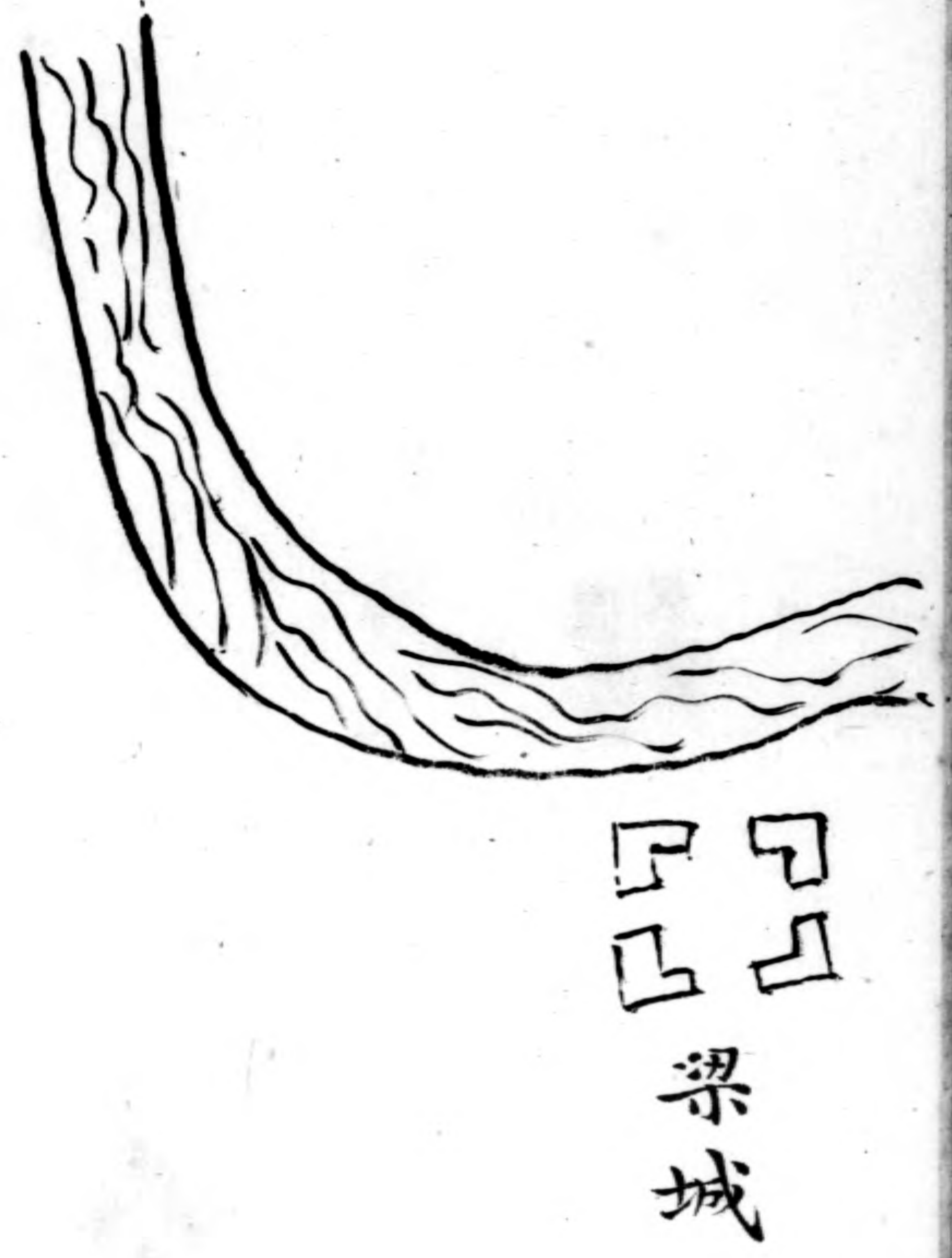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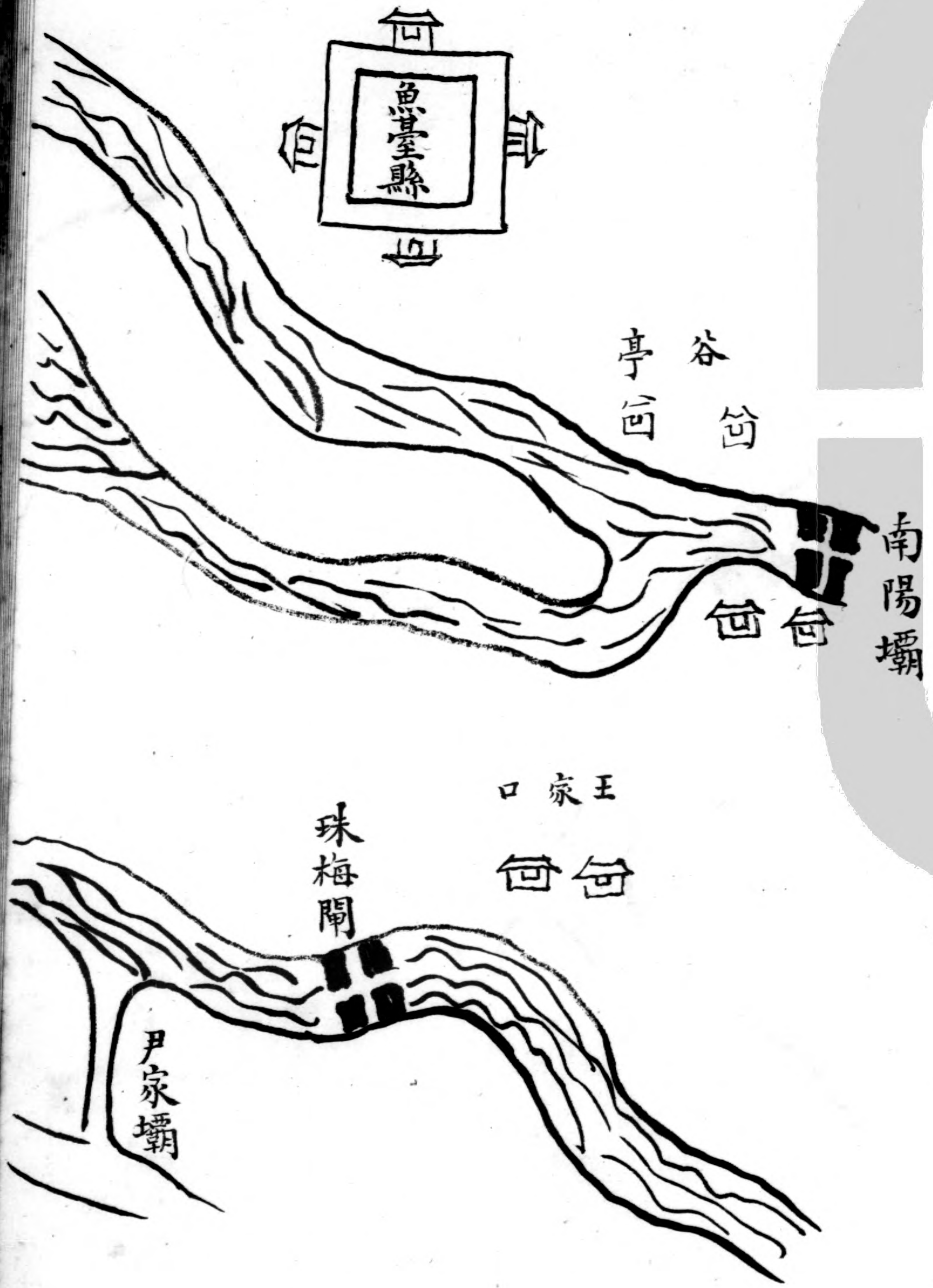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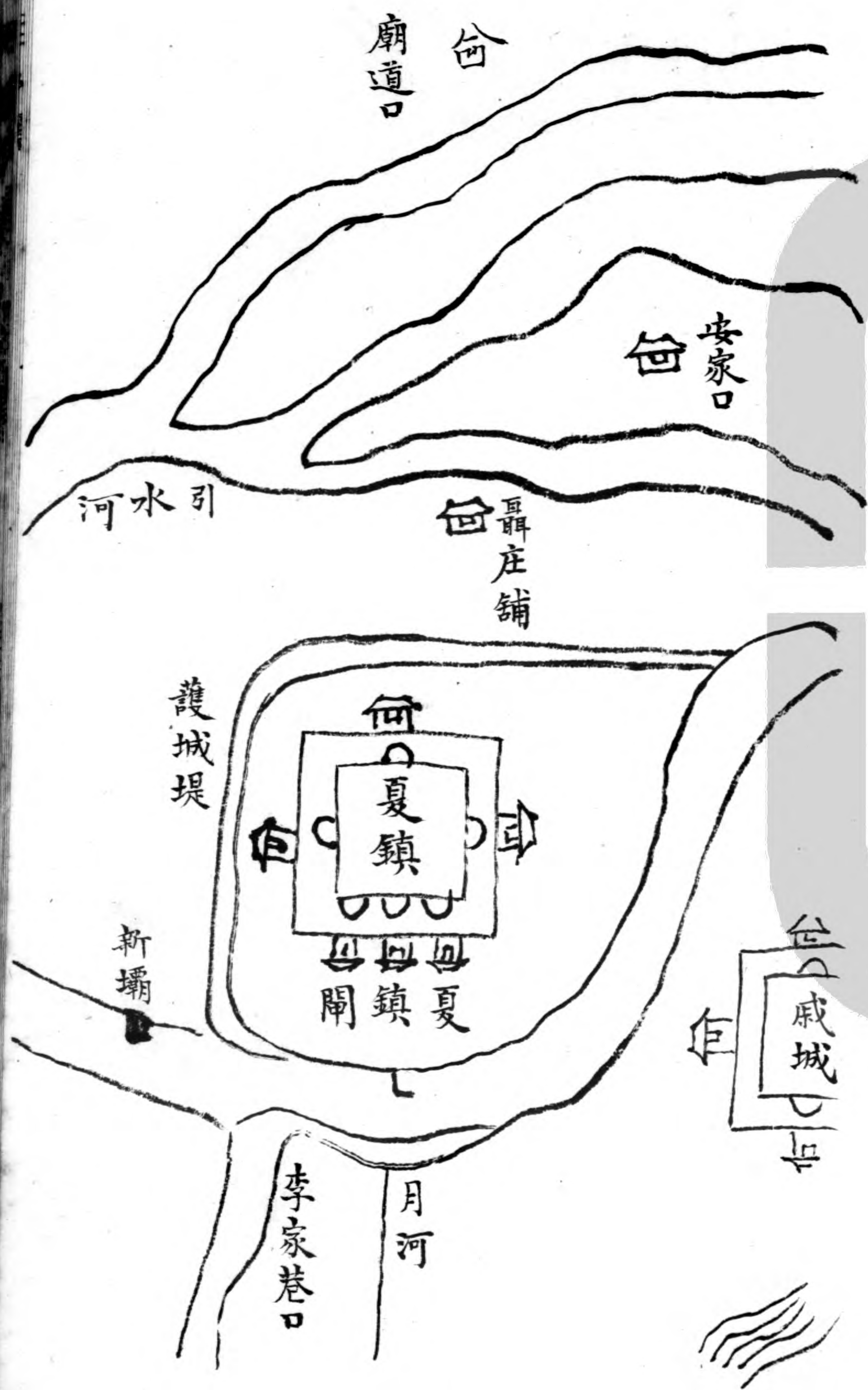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六 二十六

舊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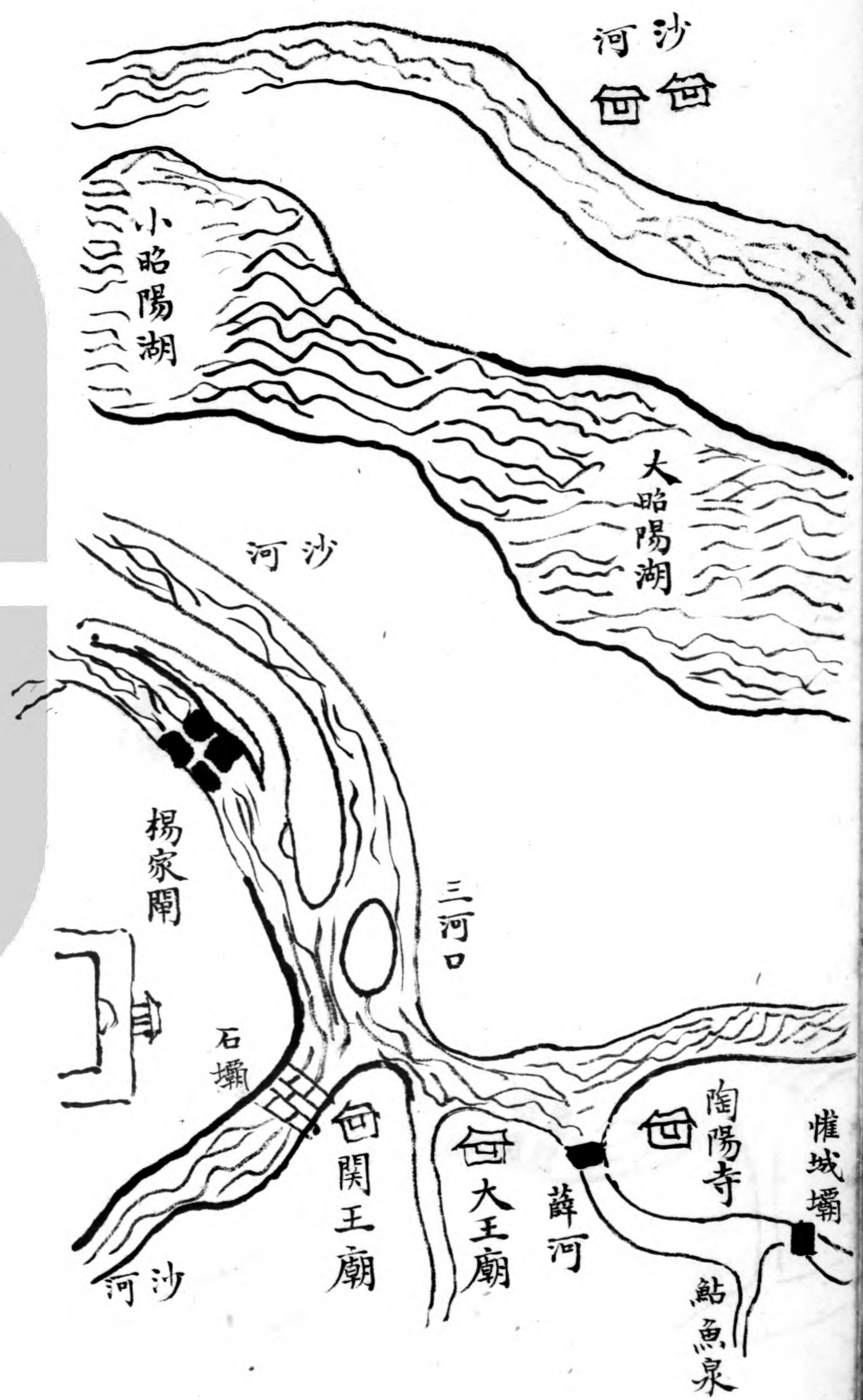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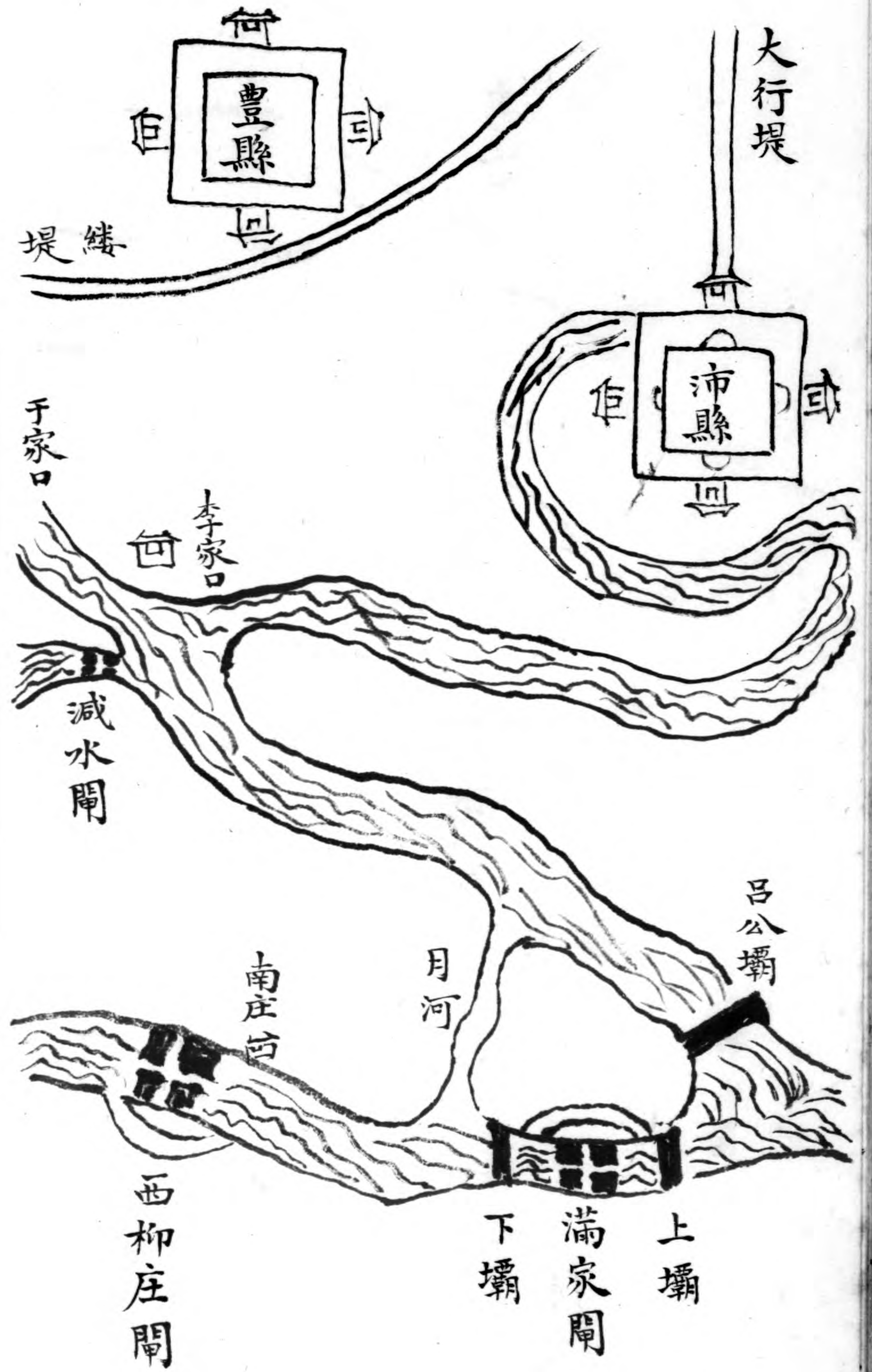
二十七





卷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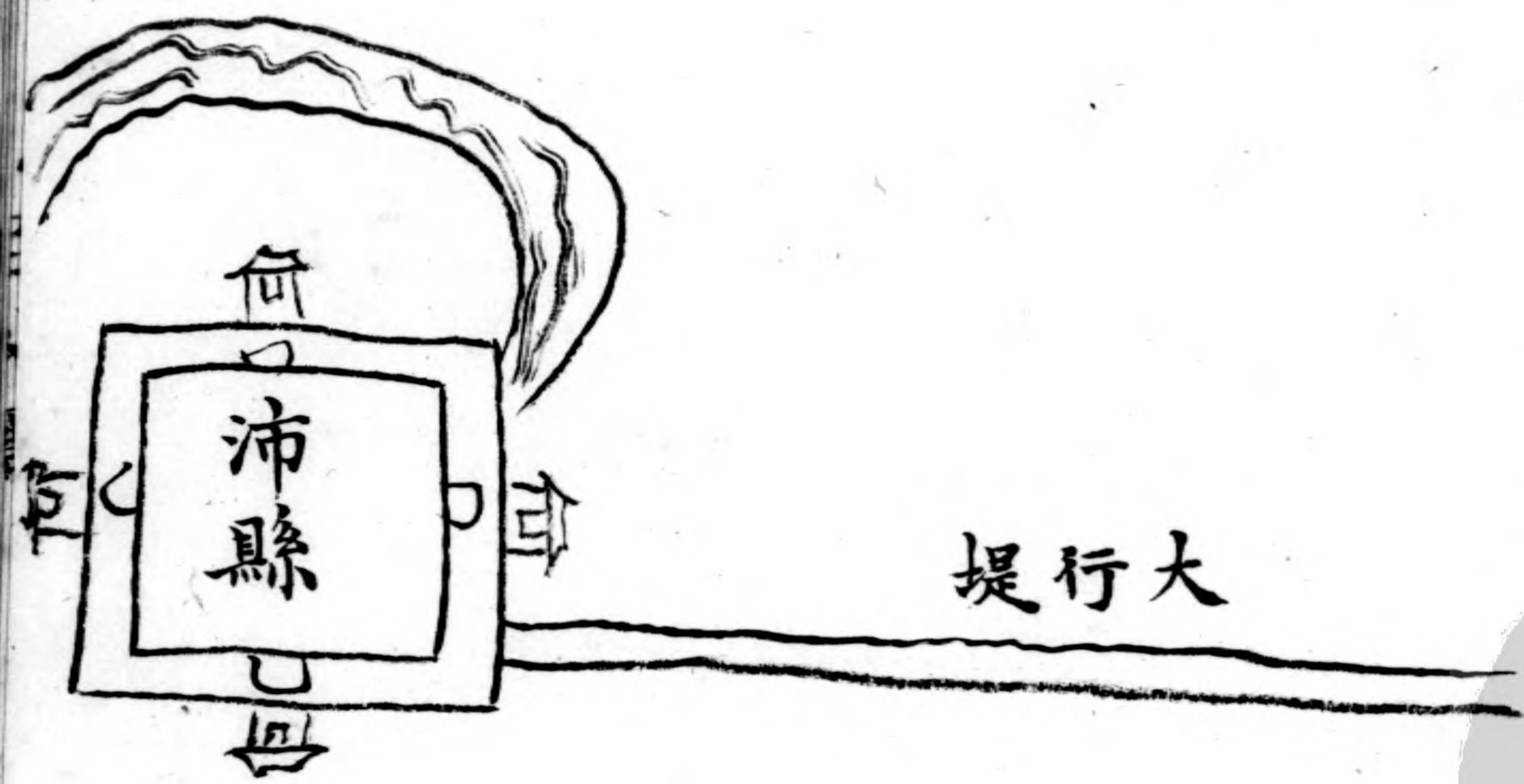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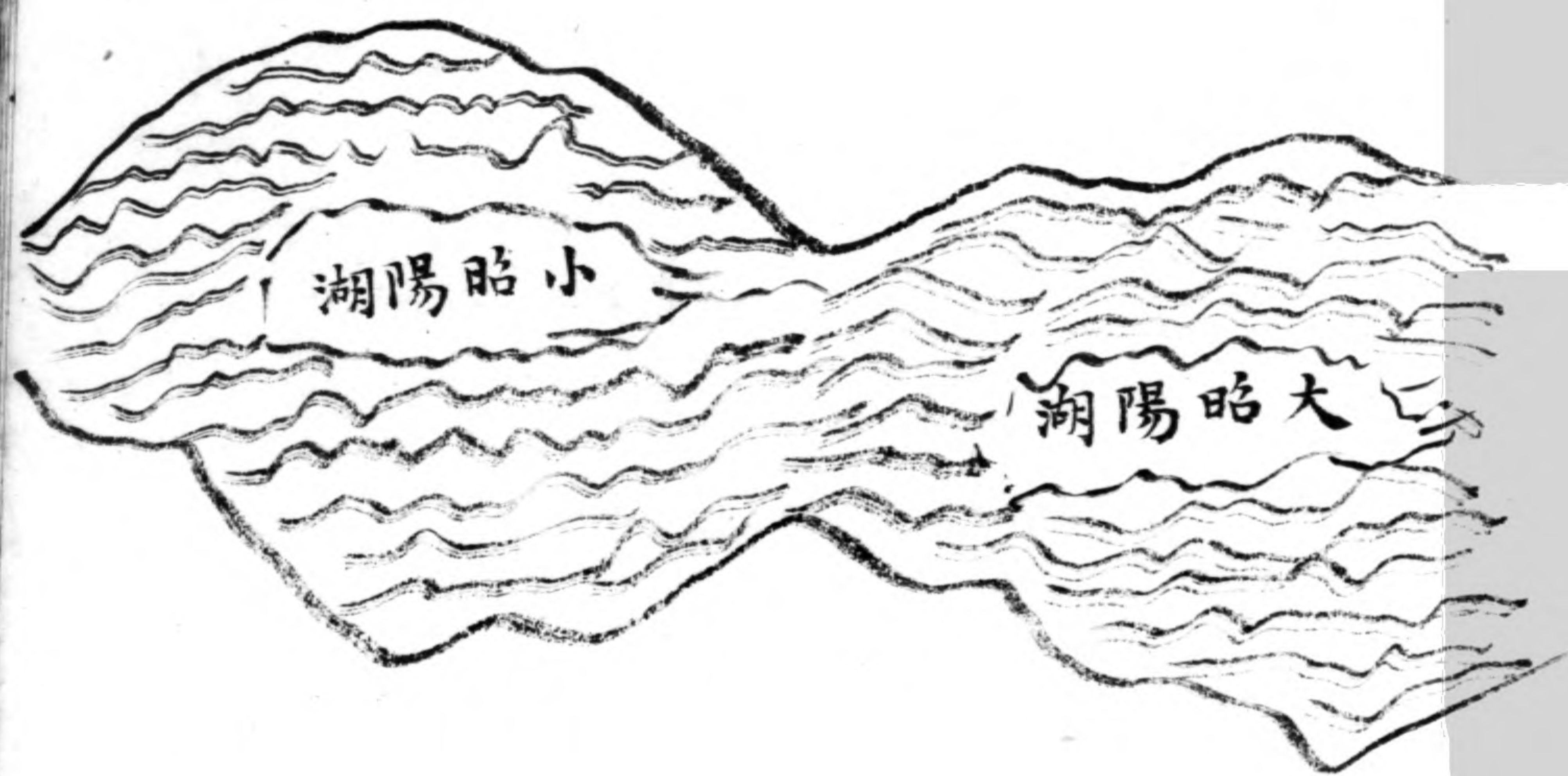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八 二十九



卷三十八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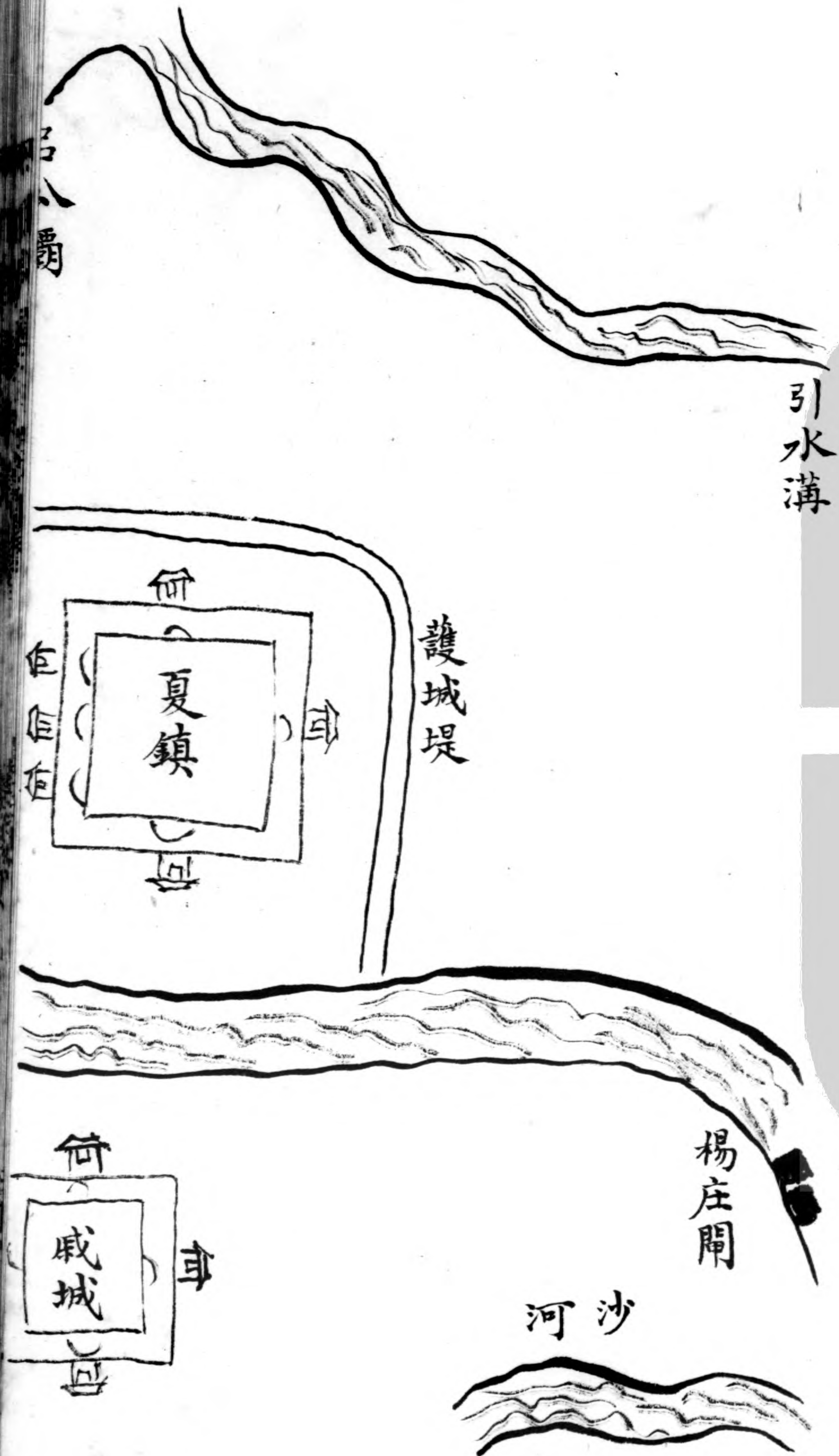
新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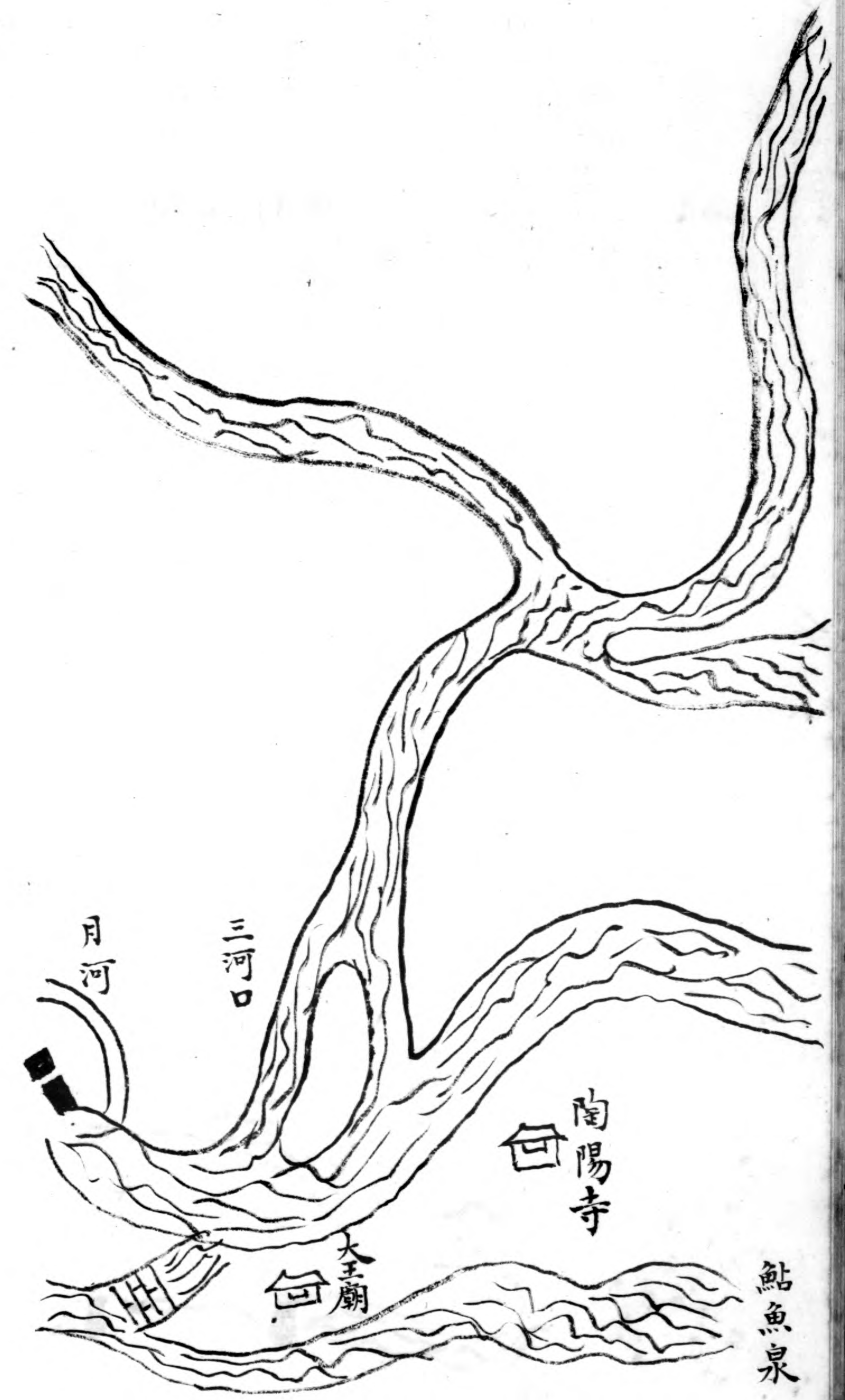
卷二十八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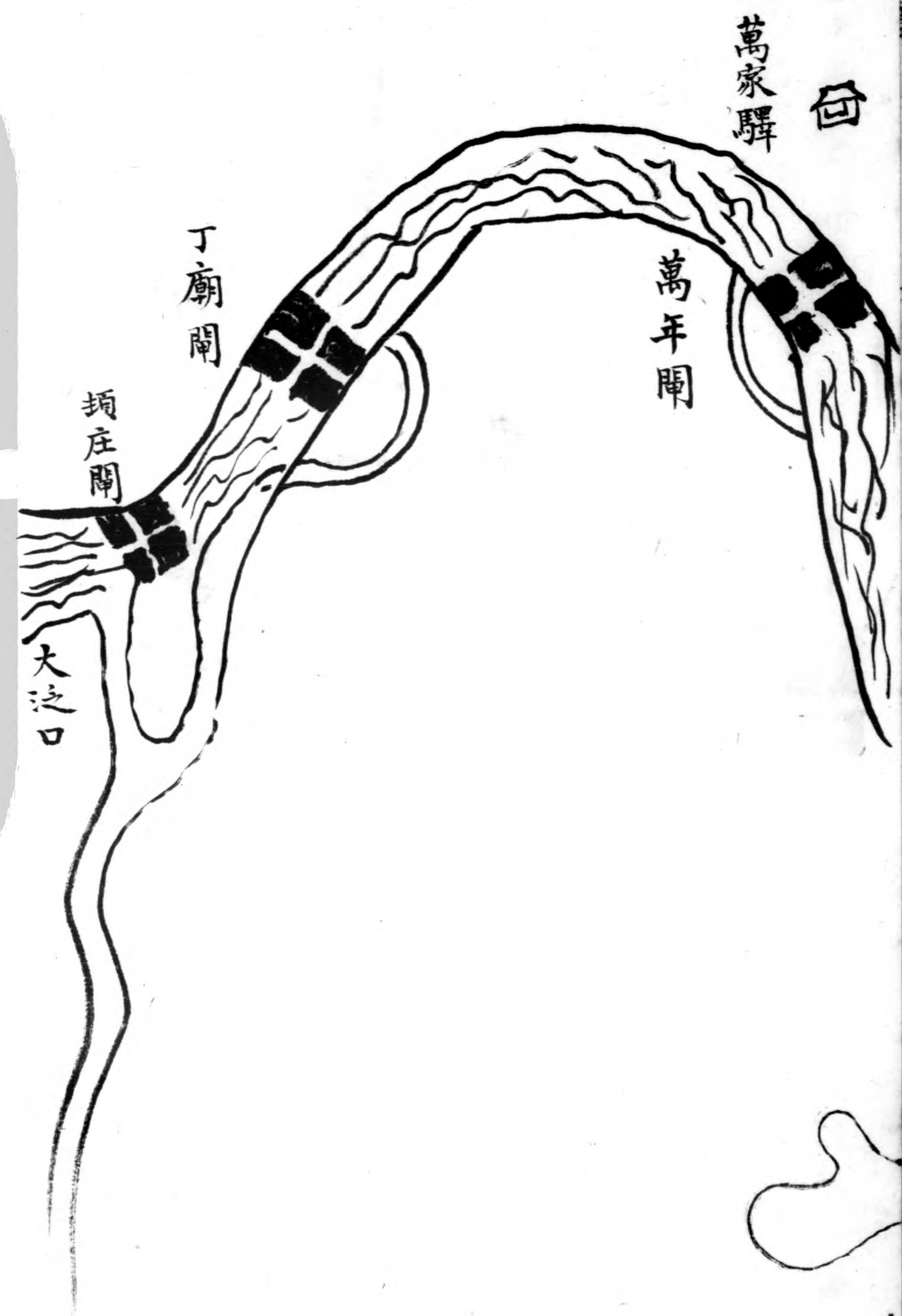
小浮橋



卷三十六 三十一







卷三十八 三十四

宋陳師道汜水新渠記

汜句于蕭其缺如缺水經謂河至榮陽荇蕩渠出馬渠

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至浚儀其下

為渦別為汜汜至蒙別為獲餘波迤於淮陽東歷蕭彭

城入於泗注謂鴻溝官渡留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榮

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絕旃然入馬即索水也漢書

地理志榮陽既有汴水又有荇蕩而受沛蒙有獲水首

受留獲至彭城入泗以余攷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榮

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

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口又引而東明非

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衮衮之川河泝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葭蕩受濟禹禹塞滎澤滎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葭蕩無出苗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滎謂書皆不載又疑渠汭為二而滎滎有一馬杜佑以經作於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泚或合河泚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濶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攷也自漢末河入於汭汭灌注衮豫永平中導汭自滎滎陽別而東北至于乘千入于海而河復于是故瀆在新渠

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入汭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於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于幾幾為白溝于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于徐為汭而入于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王都而東幾幾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西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歿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於東河

泗水縣

食貨論曰余攷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
賄而即繼之以九式均節財用夫九職之所任者即今
之役也出於民之力者也九賦之所斂者即今之賦也
出於民之地者也民之力與地有盡而國之所費無窮
苟不於其經費之際而品節之情實既開必至於泛用
無度歛整不盈必至於苛取無厭是故于九職九賦之
後九式先焉凡以均節財用量吾之出而不過責民間
之所入此周公理財意也後世此意微矣情欲日奢征
輸百出山澤之利悉羅取無遺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

不在民則在官上下二百年間戶口田地山澤之舊漸
虛耗矣而額外之加未有底止豈其於周官九式節財
未之講耶

賦役論曰賦稅出於田徭役出於丁舊制也泗水丁力
鮮少故徭役之銀常田代丁編其在今日之賦稅其類
有五曰夏稅曰秋糧曰絲絹曰馬草曰驛站今日之徭
役其類有六曰銀差曰力差曰里甲曰額辦曰雜辦曰
鹽鈔以條編之數論之計每畝派銀一分八厘有奇而
白地派銀二分二厘有奇人丁自上上則派銀九錢遞
而降之至下下則一錢合之共派賦役銀一萬二千八

百五十兩有奇民力竭矣而又有新加兵餉及派魚薑
撈夫銀一切修城修河額外之徵比比是也皮之不存毛
將安附司是土者寧可膠柱而調瑟_也哉

滕縣舊志

國初田賦官籍有定額而在民無定數節因轉相買賣
貧為富者所窘致有地少稅多地多稅少之弊均田之
法地則綠丘丈量稅則計畝均分真畫一之良規利民
之善政也舊俗相沿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以三尺五
寸為一步每一尺抵周尺一尺五寸先均時用舊尺後
均時減舊尺分数每步祇為三尺二寸是先均一畝為
後均一畝二分新舊之數所以不同者此也又先均無
荒熟後均有荒熟之分不無詐偽之弊其交接各縣界
分處不無影射之弊其曳索定邱時不無急縱斜正之

弊且山河道路主者除豁寬徧任情不無虛包之弊大抵天下事難乎盡善古人有言治道去其太甚苟利民之分数多而弊有十分之一不為太甚亦不必過議也

滕縣志

滕蓋以一邑而包春秋侯國之地者三矣以今圖按之

縣治為小邾地西南滕城地為滕地南薛城為薛地而三

國外諸國地又多所分割如東北鄒水東昌南慮昌皆邾

地也東之斗城齊靈丘也西之郁郎魯郎邑也西南戚

城戚縣也而讎城湖陵滕壤皆得至焉或分其半或割

其一隅多者數十里少者數里衡百七十而遙縱或倍

之水北等社東北繚繞泗費百三十里泉河等社越利

國而孤懸東南徐邳間二百餘里而猶隸滕者豈所謂

犬牙相制之勢然與然滕地所以大者蓋由魏隋置郡

後雖改置不一而地則仍舊 國家定鼎燕薊則滕為
徐兗門戶始與徐州埒重矣

此一邑而三代建侯者三而國之大夫食邑皆在其中
漢亦置一郡三縣隋唐以後漸并為一元雖分州領縣
而縣則倚郭猶之一也夫縣北地窄則民勤勤則反本
縣疏地曠則民慢慢則驚法余聞之長老言弘正以前
踔遠山居之民率不奉縣法急之則挺而走險有司但
取羈縻之後承平久稍稍趨令而徭役亦聽自辦不深
責也嘉靖庚戌歲荒行客過境上數十里無炊煙而群
盜往往剽掠使者蓋由土曠人稀有司遥制之為難耳

誠城一旦有緩急則滕徐路斷而泉上東南之民不往來
矣竊以為漢制固太密今制似太曠宜於臨城戚城利
國之間更置一縣則縣比而民無遠志易制此以膺使
指之勢也

學校之制始自五帝而莫備於成周周取四代之制秦
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鄉立
虞庠州立夏序黨立高校四代之學達于天下國有大
事則以禮屬郡吏百官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
弟遊焉其地尊其禮大秦置博士具官待問而已故云
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則教之者異也漢武興學置博士

官但以名流為之而無攷察試用之法先武始試而用之故漢文學彬彬猶為近古晉唐而後雖置博士如漢故事而秩卑體輕故教多虛華而寡寔效陵夷而至胡元益遠矣我太祖定天下欲速變元俗重學置師其有教明化成急召為祭酒翰林等秩而為之師者亦咸以教化明倫為已任其後藩臬郡大夫漸詘其體稍稍以文法繩之而其弊也文法之吏反視之若贅疣然為之師者亦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乎遂使志氣消沮第急會其簿書朝朔望是為不素餐而已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欲其興起而後稍衰微放失也余於是不禁深有

慨焉

縣東西南北隅山隘最多又鄰沂費采金煮鹽之徒不時間發非有司所獨得以鞭箠使也於是設守禦所千戶百戶各若干人且國初頗重軍功而其人又皆奮起干戈者往往與有司分道而行盡邑而治邑民側目焉其後監司擇其尤無良者置於法而收其權一切捕盜聽詞徵屯定役盡歸有司矣一盛一衰固其變也風俗志古者以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聲教國土變改民人遷徙而風俗因之滕封爵之餘也攷之春秋小邾當時固已夷

之滕薛皆以成國而駸駸焉自趨于僻陋之俗齊桓伯而盟會起三國始與盟會文物故薛投壺之文並載禮篇小邾穆公朝魯答賦菁莪滕文行喪弔者悅服齊既封田文於薛為孟嘗君孟嘗君好士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六萬餘家故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漢興叔孫通明禮樂諸弟子共習者咸為選首公孫弘以白衣為三公於是翕然大變彬彬乎鄒魯之舊矣自漢而後風俗凡六變漢與西晉一變也五胡南北至陳隋一變也隋唐至安史一變也五代至宋一變也金元一變也齊乘云安史滅君臣之義未盡至五代則幾矣五胡

南北華統未斷迨金元則絕矣金以滕界于宋置滕陽軍而民習兵其豪富而有智畧者民群起而聽之故滕境有七十餘寨而又多度僧道徧賜寺觀額名元代亦然邑民大率靡然胡風矣 明興樞民左社而衣冠之二百年來漸清習尚可得而言語云沃土之民慢瘠土之民勤故城東地多山險宜粟菽其俗好種樹而饒於棗梨貧者農務畢則入山樵採治炭婦女緝布夜紡車之聲比屋相聞富者能惡食衣以致蓄藏然負固自喜有至老死不入縣庭有司急之則揭竿而走險路通沂費采金敗^販益惡少無賴之人無尺籍伍符發徵期會頃

刻一發三尋之矛林立矣好競喜鬪闔而負者不以訟于官期報之而後已以勝為能猶有金元之餘習城西地沮洳多膏腴且稻麥其人競相尚以靡侈婚喪家用妓樂納采奩具殯葬之物以多為美富家輓河汴之材起高樓廣堂室飾車騎鏤一鞍至費百金然無蓄藏一二歲不登則樓室鞍騎易主矣城南北大抵阻山者其俗則東瀕河者其俗則西而圍城具五民民不土著者眾仰机利而食廢居居邑賤則取之貴則出之農人病馬搃之山居之民千樹枣千足羊瀕河之民千畝麥千石稻邑居之民酤一歲數百釀稱貸子錢千貫其人皆

與邑廩仕等人富而仁義附焉民間喪事半用浮屠語言間胡音士人不立家廟以墓祭為重此其大較也長老傳云宣宗時會天下新去火^湯火人民稀約法省禁

有司務為招徠安集無所擾害黎民又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諸生少者事長如嚴師縉紳務為恭謹過里門自下車出不張蓋不起室治第俗淳龐質朴無文憲孝時歲大穰都鄙夜戶不閉然淳樸漸漓好遊子弟飛鷹走狗六博蹋鞠携娼妓彈鳴箏東門外街巷清夜管弦之聲如沸而富者豪於財使者豪於氣役財驕溢武斷鄉曲有司始以法繩

之法嚴令具自此始 武帝時流賊亂山東過滕滕大
被殺掠而 世宗時土木祠祀事大起又南絳越北絳
胡大璫貴人祠官將兵數乘傳往來境上滕益多募兵
蕭然鯨費富豪之家大率破偷甘食鮮食鮮衣淳龐之氣
益漓浮薄以至父子兄弟異釜而炊分戶而役好學者
衆而博士後進子弟負才自矜長春者願遠巡退讓之好
私毀譽而怯於公議以故常為狐鼠惡少所侵辱同舟
而濟風波覆於以有各一壺之心也閭閻服飾恣所存
美益僭濫無限度男子冠巾然履婦女珠翠金寶綺縠
錦繡羅紈但有財盡能索耳而游俠大猾朋黨作奸為

譽者主名盛氣而遊都市道路以目凡此皆五十年前
所無也夫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教不同繫
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在上之
情欲故謂之俗而班氏載魯俗曰去聖久遠周公遺化
銷微孔氏庠序衰壞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俗儉
喪嗇愛財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寔寡然其好學
愈於他俗即今猶然近之豈所謂風氣之繫乎地者耶
若夫統理人倫移本易末一之乎中和是在人上者之
責也余故備論之以為觀風者採焉
賦役志 三代而後言賦法之善者莫如唐之租庸調

國制寔用之有田則有租今之稅粗糧也有身則有庸今之丁銀也有家則有調今之門銀也然國初地有起科不起科之分嘉靖初猶然法久弊滋乃盡行起科而二十七年撫臺檄沂州衛經歷石仲義丈之計畝均分行之三年民稱便三十年以後累歲大飢人相食加以大疫民死亡者十家而九行境內數十里無炊煙于是地大荒多逋賦此患在無人而非患不均也四十一年撫臺張公者檄縣丞劉芳重丈之以除豁荒地為名乃小其步弓每三畝出一畝賦盡加於熟地此朝三暮四之術也而劉縣丞丈未及半乃令里書按冊計畝出之

其脫漏者又不可勝數於是鄉民大擾有舊畝新畝之名不便者十年撫臺傅公希勢擊趙公賢檄知縣杜公濟時再丈始得復石經歷之舊便者未三年而江陵相復行文地法執事者欲邀福於相公多生枝葉其所開宅舍園圃高下淤沙平坂山石瀉澗諸名色以令鄉鄙之民鄉鄙之民冥然不啻對胡越而言侏僂此為里書立弊藪矣止鑿三窟也夫地厚者多富地薄者多貧賦一則病貧富者門高貧者門下徭差則病富故病于賦者取償于輕徭病于徭者取償于輕賦參而伍之可謂至平而里中一二無賴又簧鼓一條鞭法為便者使徭盡

歸於地是專行田租而除庸調也歲少不登則中下地盡
荒其徭安從出乎初增入地者僅十之二三今增至十
之五是一條鞭法與徭役並行也北方種馬之害始于
楊砥非 高皇制也行之既久民固相安忽然賣之而
收其直尋復有責買之議矣民兵之增本以備山東今
兵裁而銀解京脫若山東有變兵又將增不徵于民將
馬取之沙溝夫役本為滕民相代休息也寔乃為徐州
役而不以為怪而又以告草為滕民罪一法之行煦煦
然孰不曰吾以利爾百姓哉然有鑿一孔而開百隙樹
一本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適足以為
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適足以為穢此無以異於
揚堞弭塵救經而引其足也水濁則魚噉令煩則民亂
嗚呼從來遠矣若夫酌量調劑奉法而不膠于法因時
而不詭於時不有今之良牧何其民之不轉徙于溝壑
也

嶧縣志卷之八

嶧縣

吾嘗觀於古今之際而知嶧民之所由貧也考元和志唐貞觀中水地有陂十三所歲灌田數千頃青徐水利莫與為匹及觀元大德間嶧州孟學正所撰許池泉記猶稱泉水散漫四郊灌溉稻田無慮萬頃民受其利繼考玉海通攷彭城以北利國監及承縣並有鉄官宋吳居厚為京東轉運判官即其地鑄鉄錢民得仰鼓鑄為業今縣治及承水上有遺鉄存焉勝國時州西北四十里有陶數千家歲以陶器致富饒一統志猶稱嶧產黑瓷此在往昔章章特著者也自元末兵亂以來數罹傷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八 山東

四十八

殘人民轉徙河渠故道歲久湮滅滅且接濟漕渠 國家
亦有明禁焉方今小民一切罷陶鑄諸業而獨仰給於
農百畝之田計贍父母妻子而更徭役賦出其中一遇
旱乾水溢則征徭逋負流亡繼之矣流亡者衆則田不
受犁者愈多乾榛莽彌望常數十里無炊煙鄰邑有
猶謂嶧人利茂草厚利市此何說也通志云嶧土曠人稀一
望荒落在嘉靖初已然况今日乎戶口土田日周於前
而更徭雜賦日增於舊譬之負戴者十人各百鈞馬
一人委而去舉而加諸九人未累也三人委而去舉而
加諸七人亦已甚矣五人委而去舉而叢諸五人之身
不亡何待嶧之往事何以異此急之則病遺黎緩之則
虧國課調停撫恤閔然若不得已而後動者則幸有
今之牧民者在也

汶上縣

汶水之源有三一發泰山仙臺嶺一發萊蕪原山之陽
一發於其寨子村會泰山諸泉之水至靜封鎮合而為
一謂之大汶又小汶出新泰宮山之下西流至徂徠山
陽入于大汶乃西南合流逕桃鄉無鹽及壽張故城北
由安民亭合濟瀆東北入海此故道也永樂九年尚書
宋禮始築壩於戴村遏汶全流出于南旺四分南流達
于濟寧會沂泗諸水入淮六分北流達于臨清會漳衛
諸水入海然秋夏水漲猶得自坎河入故道漕與邑俱
利焉

汶之自戴村入漕渠也委折數十里隨所經流有異名
馬在戴村以下為蓆橋河西南流至草橋堰受龍闢諸
泉及蒲灣灤水為草橋河又西南流為白馬河聖泉河
舊名黑馬海為鴛河宋都汴時貢鴛鴨故道也郡志誤以為黑馬海之上流至南旺分
流為會通河南抵嘉祥界首北抵東平新冢口凡七十
有二里

邑舊有大清河濟水故道也舊為汶境通志云冀州刺史王純碑在汶上漢延熹四年立水經云濟水西有安民山西有此碑今属于州邑之西偏有小
清河殆濟之北遷關鄉城西者也然經流絕矣
邑之泉其大者為龍闢泉脉昂沸若兩蚌相擊者然在

縣東北五十里出雲尾村平地中其東為薛家溝泉鷄
瓜泉三里許為灤滄泉南為趙家橋泉俱出土中會龍
闢南流合于寧陽之魯姑灤滄山泉由魯海入汶馬莊
泉距邑東南十八里亦出土中流十五里至于城南而
伏

邑之湖為南旺即古之大野澤也中為長堤漕渠貫之
畫而為三在漕渠之西者曰西湖周迴九十三里堤上為斗門以便蓄洩
其東曰蜀山湖周迴六十五里水漲出長曰馬踏湖在汶河堤北周迴三十四里夏秋水漲入運
入北湖出開河開迤北弘仁橋入運俱有菱芡魚鱉芡
菰蔬蒲之利居人賴焉

海之可名者九其導龍閣諸泉逕蒲灣灤以入汶者為
 魯海受諸山潦以注蒲灣者為南北泉海及洪海蒲灣
 之西北為沙海其南分蒲灣之水以遶城下者為郭家
 海邑之西南有柳海響水海又聖泉河舊名黑馬海
 泊之關於漕者為蒲灣李太白所咏城隅距邑北三里
 一名仲勾泊一名五花池蓋魯海自軍德橋而下遂無
 堤岸水因漫出合於停潦周迴民田多沒焉其水出栢
 浪橋逕周家河入汶議者欲自軍德橋下縷堤至木即
泊舊有支流由郭家海遶城下西南入蜀山湖昔劉
賊之亂攻劫城邑令君左經引泊水自保汶賴以全邑
 之東南為塹王石橋泊拔劍泉水匯馬即柳行泊也民
嘗乘早占種遂

履畝而賦西南為釣臺泊則馬蹄之餘浸也若魚營周迴
至今苦之
四十石樓周迴三二泊秋夏水漲禾用不殖然來年之
里又常倍餘田是稱沃土矣

汶之決口相比如擲指不勝屈也計其大者則草橋迤
 上有曹家口七級口大堤口魏家口赤家口隋家口草
 橋迤下有王延口劉盤口近議于此直開支河以達南
旺似拂水之性洩漕以病民
 已何家口馬家口王堂口

按南旺會通河之脊也元人過汶奉符以達任城每
 至此而舟膠馬自宋司空分汶于此而漕始利矣然
 汶之禊于漕者八十有八之泉也非潦也故壩于戴

村防其洩而坎河歲築沙歲以聽潦之決焉蓋以潦水相濁性復湍悍勢惟分洩則力之所衝始微淤之所挾始寡堤不歲潰淺不歲填民田亦不歲沒厥利溥矣萬歷戊子間水歲旱泉涸疏濬復廢漕艘始梗行水者見四汶河身漸以淺狹上流之勢俛欲西趨石壩聿築潦始為害畚鍤之役無歲不勤夫額弗充漸及里甲崇原平隴變為沮洳結茅積稼或隨浮苴舒司空開渠河口之下蓋深知前人之非而重毀其功也然汶水挾潦而注西觸于石驟折以南其勢彌怒故患終不免耳或疑潦盡洩則湖水或減不知沙

壩之時潦非盡西也若今之汎濫則盡啟諸閘及斗門洩之猶襄堤沒岸舟禁不行豈湖之所能蓄耶願司水衡者浚泉防湖監臨閘座復於四汶河身務求深廣如宋司空時則南注之勢駛矣若流潦是需待命於天脫值亢旱將何以濟詎所以為國家長計哉漕河之間遞置之以防膠舟者淺鋪也曰南界首淺曰石口淺曰柳堤淺曰南旺淺曰鷺河口淺曰田家口淺曰闕城淺曰開河淺曰劉家口淺曰袁家口淺曰閔家口淺曰張八老口淺曰步家口淺曰北界首淺凡十有四列舍居夫習沙阻以招呼運卒而堤岸樹木盜警郵

傳亦並責之防守云

其建於水以酌啟閉蓄洩者則有閘有壩漕之閘五日

寺前舊名崇林西距南旺上曰南旺上在分水口南曰

南旺下在分水口北距開河十五里曰開河北距袁家

元至正間建永曰袁家口北距新家口十八月河之閘

樂九年重修成在南旺上下減水之閘九曰焦樂曰盛進曰張全曰

劉玄曰孫強曰彭室曰常名曰關家大曰蕪濟俱在漕

漕之壩一曰滾水石壩在南旺河西岸水大洩汶之壩

二曰何家石壩在汶河西岸曰草橋土壩一名草橋堰汶水

城濠趨蜀山湖始入漕萬歷其接鄰境而關於邑之利

二十二年塞之濠池遂涸

害者三曰坎河石壩曰戴村土壩俱接東曰長溝石壩

接嘉祥境

按自沙壩廢而汶流入海之道遂塞於坎河濁潦怒

湍沃壤為浸長溝之間又私增土壩以捍其壑此邑

之所以嘆懷襄也陸水部撤土壩害減十二乃汶猶

挾潦括沙底於分水以為漕梗故大挑之役歲為民

病而始則築築隔繼則起水終又挑隔每用力于無益

之地曷若于上源築壩之處建石閘一座欲行浚滂

扎板斷流不用椿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

即不能如沙壩時淺不歲淤不猶力少而功多乎

戶口

按國初里甲之編均其戶口可舉綱以知目首長之役擇其望族如以臂而運指意甚善也然丁產之息耗漸殊而更繇之輪充弗改則輕重之間規避自生矣試按今之圖籍有一甲之衆足敵一社者尚可分里以役之乎今之里胥有單貧已極者尚可按籍以定之乎竊考國典其里不數十甲之數取鄰圖撥補之甲不數一百十戶之數驗丁產併歸之排年里長設有消乏許于一百戶內選丁糧近上者充補焉抑何其融通乎乃每當攢造黃冊第令握筭者準諸舊額少加益損徒費毫

楮耳

土田

按地經均丈額未有不增者也第名寔異耳趙公之額核欺隱之數而增之無減派之名而有其寔何也其所增之地未嘗復征也後若人之額折步弓之數而增之有減派之名而無其寔何也其虛增之地未嘗不征也此猶朝三之術也彼河非可耕路非可植新墾之荒非必有秋而槩以充額則昔之熟田安在不過為豪猾所隱占耳古者以田為母人為子故易于稽查後世以田繫戶戶則升降則田有轉移灑寄隱匿之病自過割

而生者又何可按據以知其寔哉

賦役

國家使民按地出租而以庸調責之門丁因登下九則以酌輕重制亦悉矣然法久而弊寄耳目於里胥使奸黠者得竄其智巧冊籍寔虛寧可復憑乎則條鞭之法舍貲產而括丁地抑簡易宜民之術廼薦紳先生各執所見弗思潤澤紛紛之議幾聚訟矣 均徭里甲出於門丁舊有頭戶貼戶見年之名其費不貲自條鞭行而民始甦矣今之里排雖輪甲應役然止于催辦惟櫃頭俵頭尚存大戶之名故百姓之托籍僑寓借勢縉紳詭寄

叢生莫脫是耳使盡行條鞭之法官募櫃頭官俵種馬則民出役錢安坐無事地之係於平民猶士夫也名之編於排甲猶客戶也詭寄諸弊不草自清矣然寄庄終不可立而優免終不可濫也嘉靖庚寅令大造之年各屬流民置有產業住種已久者附籍當差是不容僑寓者久處寄庄之名矣况比境相接連田阡陌其去邑城不及再舍而皆作客戶是導奸猾之民兩地影射也獨不思各邑之鄙有二百里而遠者何嘗免役乎若更相知會則其奸立破矣至于優免自有定制乃每以縉紳面孔隳廢憲典而援例人員亦免丁糧則隆慶中梁都

臺申飭之例不具在乎此尤其小者也汶近於充郡
王宗室概置田庄遵嘉靖四十三年之例查附各里甲
項下以田戶的名編立戶籍正雜差役與平民一體派
編可也安得優免耶且國家之法以土田朦朧投獻
王府者發邊衛永遠充軍其願以田地鬻之宗室
者亦先將田糧數目報官以憑附冊編差違者以投獻
論令甲凜然今或玩視之矣至于國戚優之例親
王王親止免雜役二丁近得影射各府又自免丁糧
弊將安極耶矣不按會典盡行釐正數年而後汶之田
庄半入宗室而民差煩重有不忍言者矣

馬政

按國初民養種馬歲取其息則所俵者官駒耳及駒
不中式臨期勒買種馬之養祇為空名此變賣之議所
由興也然馬金已入俵額猶存即百姓脫養馬之累不
勝歡娛而上不幾徒取之乎使果充戎行之用則亦軍
政之所急也乃一給騎軍畧不加省畫僱於市宵飢於
櫪不數月斃矣則徒費民財而歲殺良馬謂之何哉近
議不許多派本色以累小民屢經灾傷地方或至全折
亦洞見此弊耳

驛傳

按開河驛水夫僱直儘充歲用患給之後時耳彼預貸
息錢以通客艘子母權之十去六七及軸轆聯比勢不
能支則夫役逃走網頭避匿而豪有勢者遂追攝居民
代為牽挽且掠其什物勒其折賠或因以破產笑議者
不詳其弊欲以附近村落編火甲佐之不且迫居民以
散四方乎若新橋馬驛當稅監未撤勢果不堪今稍帖
矣而驛卒猶告累馬續增幫價至千餘金未歇也時為
避匿以難其上真得更僉富民乃為代役而肆其貪心
馬在上者又往往募招募之名以入其殼中容知其名
易而寔不然乎雖然 國家設驛非徒供遊宦者之往

來也乃分關借關甚且鬻之而山人術士皆得乘傳宜
留心 國計者懷江陵之思矣

鹽法

按 國初給鹽於民故令折鈔令民易鹽於商而食之猶
責以鈔乎且食鹽之數其多寡非有定也何以額派引
且日增耶至於私鹽之捕不過設為厲禁以通官鹽今
遂虛捏名數抵充捕額上亦知其為偽而視為固然法
之弊於是極矣

兵防

按軍民既分兵不寓於農矣然民兵之名未嘗不存於

內地也今汶寧有習擊刺識行陣足備徵發者哉其胥
吏論報僅紙上之言則民兵廢矣乃若邊軍舊有定額
足備戰守屬一方有警輒議召募募爾之汶增餉幾二
千金則邊方之兵亦未足恃懷杞憂者尚慎行保甲之
法乎其什伍連比有管子之遺焉小用之可以弭盜大
用之可以足兵王文成公常三令^而五申之今其籍具在
也然法之不行病於稽查弗清游徙無禁耳彼周禮
比長之法有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受之若無受則圜
土內之敬仲亦云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奔亡者無
所匿遷徙者無所容倣此意而行之加練習焉庶於兵

防少有裨乎

條鞭法議

蓋聞條鞭之便者曰不坐頭役無索討包賠之苦不食
大戶無侵牟償補之虞不應里甲無輪當支應之煩不
審均徭無詭寄賄托之弊此其大畧耳惟是以一縣之
力供一縣之役則衆而易舉耳以一年之輸分十年之
限則輕而易辦也併銀力二差合公私之費則名目簡
而易知也富人近官役人不坐名則覬覦寢而易安
也官給直于募人不得反覆抑勒則市猾屈而易制也
此其利殆不可美矣即單丁下戶亦有毫厘之增然一
日之傭金可具也寧遽損乎而說者曰條鞭之法行則

商賈利而農病熟田利而荒病口存而戶亡調去而租增其言甚辨焉第不識古之人果合丁口以為戶耶括貨產以為戶耶今攷載師任土之法固唐之調也亦曰以物地事授地職待其政令而已且唐令民以土宜出綾純絹綿及於布麻即今之絲綿折絹等耳舊已歸之於田矣果自條鞭始乎昔陸宣公云先王制賦以夫丁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不以飭厲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此豈計貨產者耶夫以貨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乃兩稅法耳容知物之精者易藏物之粗者難掩難掩者則共見其蓄積而指為憑易藏者即妄意其囊篋而不可據故計貨產而農未有不病者也然則以為商人利則宜誨抑末之術以為荒田病則宜求除豁之計而遽指為條鞭之害者祇緣令長難募役之保任里夫失審編之騙局少地者不復漏差有官者不得濫免故為是紛紛之說耳豈足以病畫一之法乎雖然迫不得已之公費值不可抗之取求則額外之差增於上矣青由隱於積書赤歷代以小葉則額派之數亂於下矣至若徭役之外附以條鞭其害可勝言哉

齊州府志卷之六

沂水為邾之經川寔稱巨浸其末流以一衣帶承之灑
泉暴至諸澤不實而決又四封之內強半隰臯夏水亭
居輒受填淤反壤之害彼挾鎡基而緣南畝者大都若
石田之望歲十值其一幸耳此情竊所以相踵而蓬蒿
蒺藜秀也竊嘗咨咨過計以為宜曠然大變其舊畧倣
周官遂人之規令占田者各自為川澮彼此互達洿則
疏畦町旱則引桔槔而樹藝各之其所宜斯地其稱沃
行哉

邾城縣

沂水為邾之經川寔稱巨浸其末流以一衣帶承之灑
泉暴至諸澤不實而決又四封之內強半隰臯夏水亭
居輒受填淤反壤之害彼挾鎡基而緣南畝者大都若
石田之望歲十值其一幸耳此情竊所以相踵而蓬蒿
蒺藜秀也竊嘗咨咨過計以為宜曠然大變其舊畧倣
周官遂人之規令占田者各自為川澮彼此互達洿則
疏畦町旱則引桔槔而樹藝各之其所宜斯地其稱沃
行哉

東省襍禩之患水劇於旱邾當沂費下流其地卑壚介

丘四塞夏潦亭居若巨藪故沂費之水二三日可消却
非十餘日弗得

余觀於義倉而知救荒之重所恃也夫天地之大計六
歲饑六歲穰十二歲而一大饑使國無一年之蓄則有
今無儲者卒之乎流亡轉徙而號於非國矣却棘斯理
也官廩之粟既狼戾而不可收而里區又比設義倉往
當歲穰之日令民自以其意輸粟于落保鍾釜無限不
欲者無強己乃摠其籍歸之大庾庚春貸秋歛歲出入為
常法貧民欣欣歌便之可不謂至計與顧其弊葉將有
三馬當長耳目勿令滋蔓也蓋耗穀無查盤之數則以

糝雜穀之竇開與發期會畢於旬日之內則詭支起責
之奸萌概量徵收大入小出無所禦則計羨餘而賣虛
記之詐生三弊者旁出而是法且漸稱蠹矣嗣來君子
先周急之仁心塞營私之變孔則斯倉可比於常平民
其將終賴哉

却故設廩置矣後竟廢之非以其不當孔道耶金東三
郡出入南服此為夷庚之徑輅月至行李日至敝邑
惟芻餼之不共是懼敢辭勞馬一遇戈役入於郊民謹
然微庸秣馬或一騎而策數騶一夫而受數役奔命視
邊人滋棘夫滋羸民也歲辦常賦猶多積負而重之爾

爾計未知所以紓之矣

費縣

武城攷云武城魯邑也春秋襄公十九年齊及晉盟於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於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今費縣西北七十里錦川鄉弦歌里有武城城是也孟子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新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今費縣武城北曾子山即曾子居也曾子書曰魯人攻鄆鄆君曰寡人見攻而先生去之安能為先生守宅也曾子不荅而出魯責鄆之罪者十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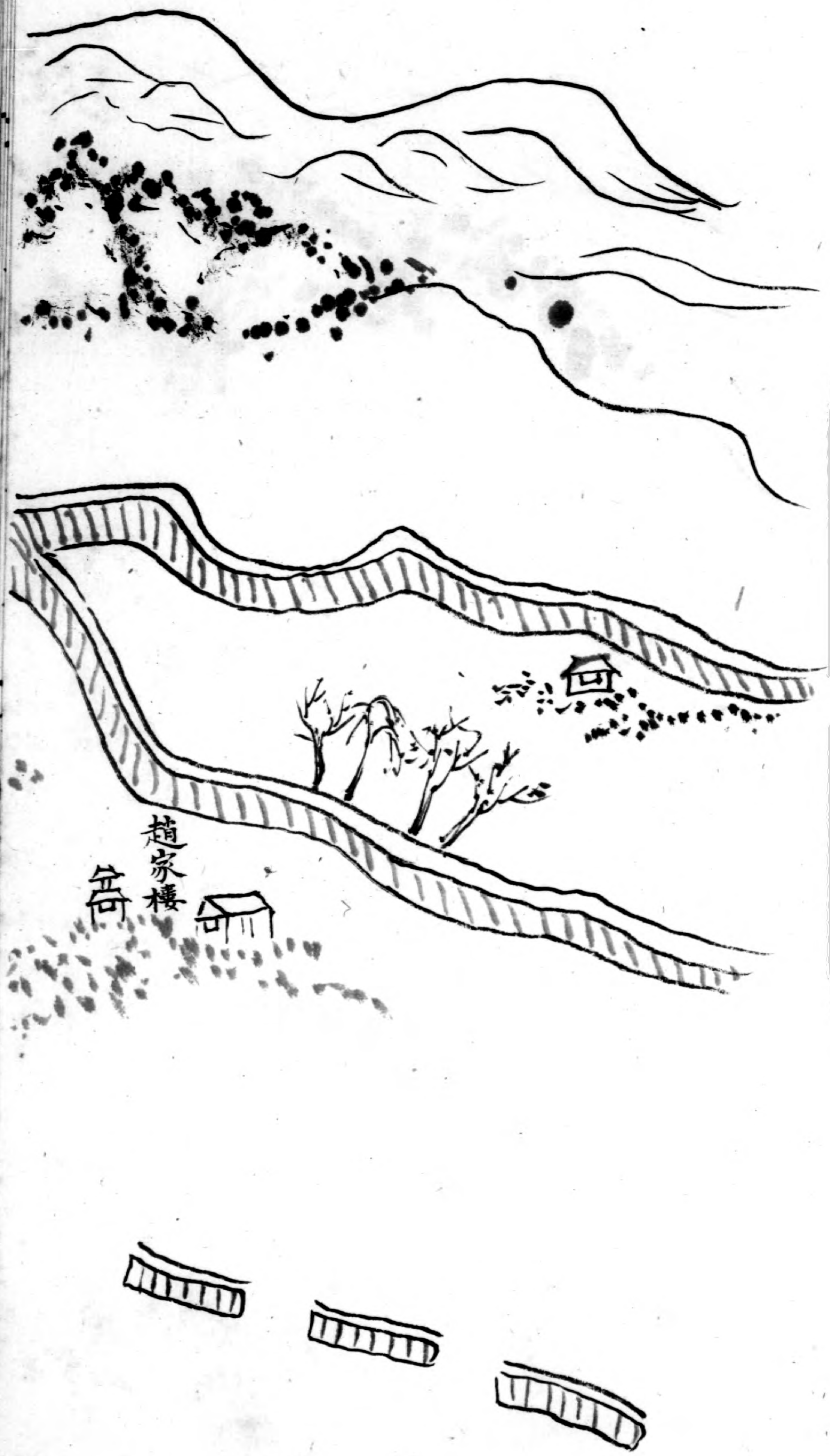
曾子所陳者九鄴君復修曾子之舍而後迎之二事語
意相近可見武城近費明矣史記甘茂曰曾子居費之
武城其母方織有告曾參殺人者三母乃投杼踰牆而
走王符論曰南成之墓曾子非不孝西漢改武城為南
縣今南成山有曾點墓是也向使曾子不家武城為其
母之織於此而葬其父於南成也即據春秋論語曾子
書孟子史記王符論曾子為費武城人的矣史記孔子
弟子列傳曰曾參南武城人此據漢人之稱也地理志
曰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是也今相
傳武城在費縣之北泰山之南故東漢以南成即武城

屬泰山郡晉亦因之杜預註春秋城武城下曰泰山南
武城邑此南字即史遷南武城之南字以別於定襄清
河之武城也漢清河郡東武城縣即今東昌府武城縣
建始西漢今亦以為子游所宰之邑立子游祠何其謬
哉又今嘉祥縣禹貢大野之地漢晉隋唐為鉅野縣地
宋為麟州金皇統中始於鉅野山口鎮置嘉祥縣其地
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乃今附會為費之武
城子游所宰之邑曾子所居之武城其謬甚矣今費縣
西北七十里有武城城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南
武城二縣二城名蹟各異謂費之武城即嘉祥之南武

城可乎哉假借史記南武城之南字而不攷杜預註地
里志括地志諸儒辨證諸書訛矣故今詳加考訂為先
賢正首丘也

蒙陰

蒙山之陰山徑也元無驛政即舊編內有里甲夫馬十
二匹止以供上司巡歷亦非為驛設也自順治癸巳寇
息道通議省青州一路歸併蒙陰為五省通衢置驛遂
始於此計蒙距沂州二百二十里中設青駝寺一驛各
路驛站相去多六十里許而蒙以山蹊石徑獨百一十
里為一站加之大差一至而驛吏已先適馬夫馬力幾
何其能堪此且廩給口糧搃無額設則供應之艱可知
也請於蒙陰青駝之中添立一驛以解倒懸豈非今茲
之所禱祀而求者哉



曹縣河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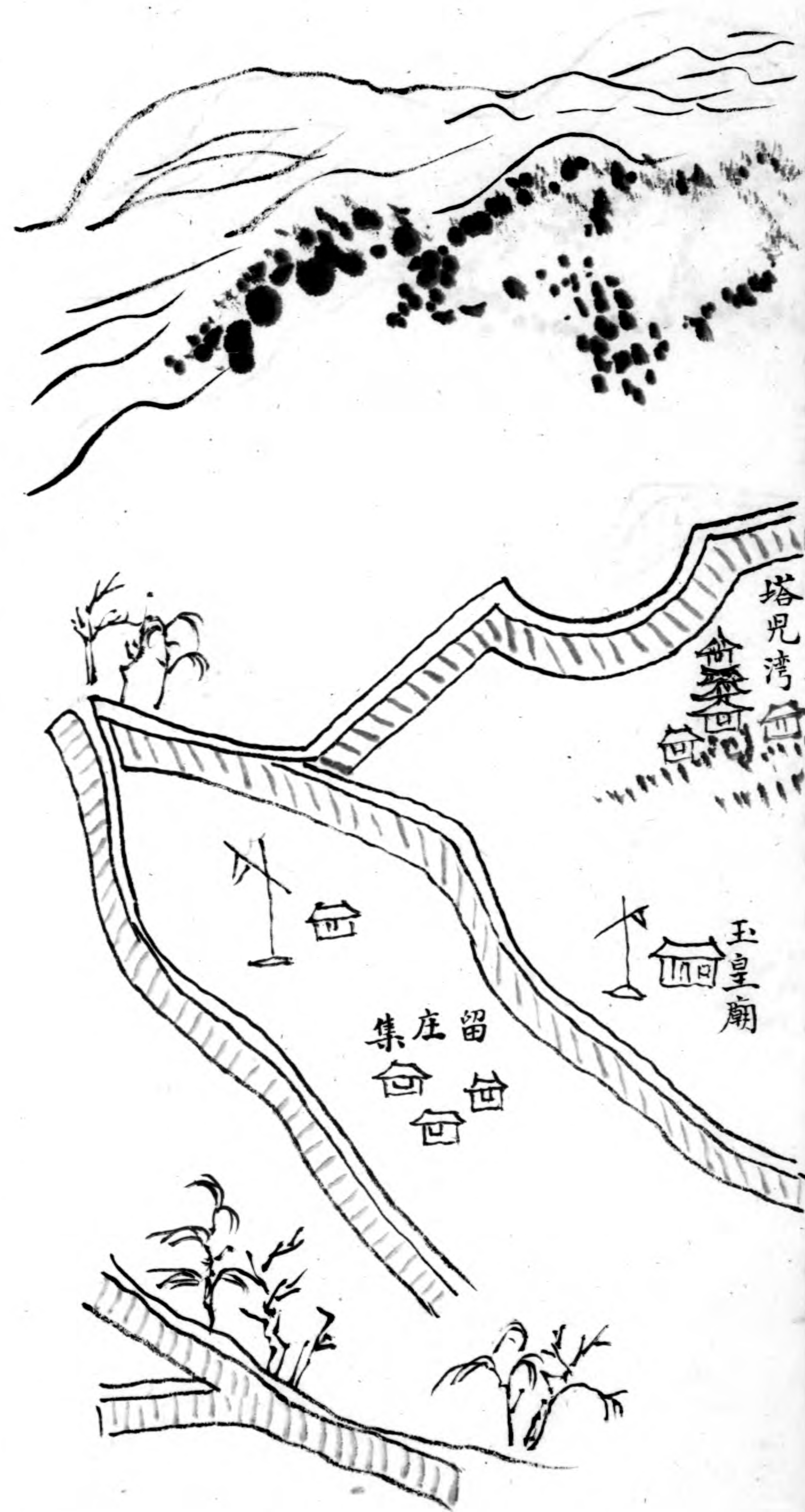
卷三十九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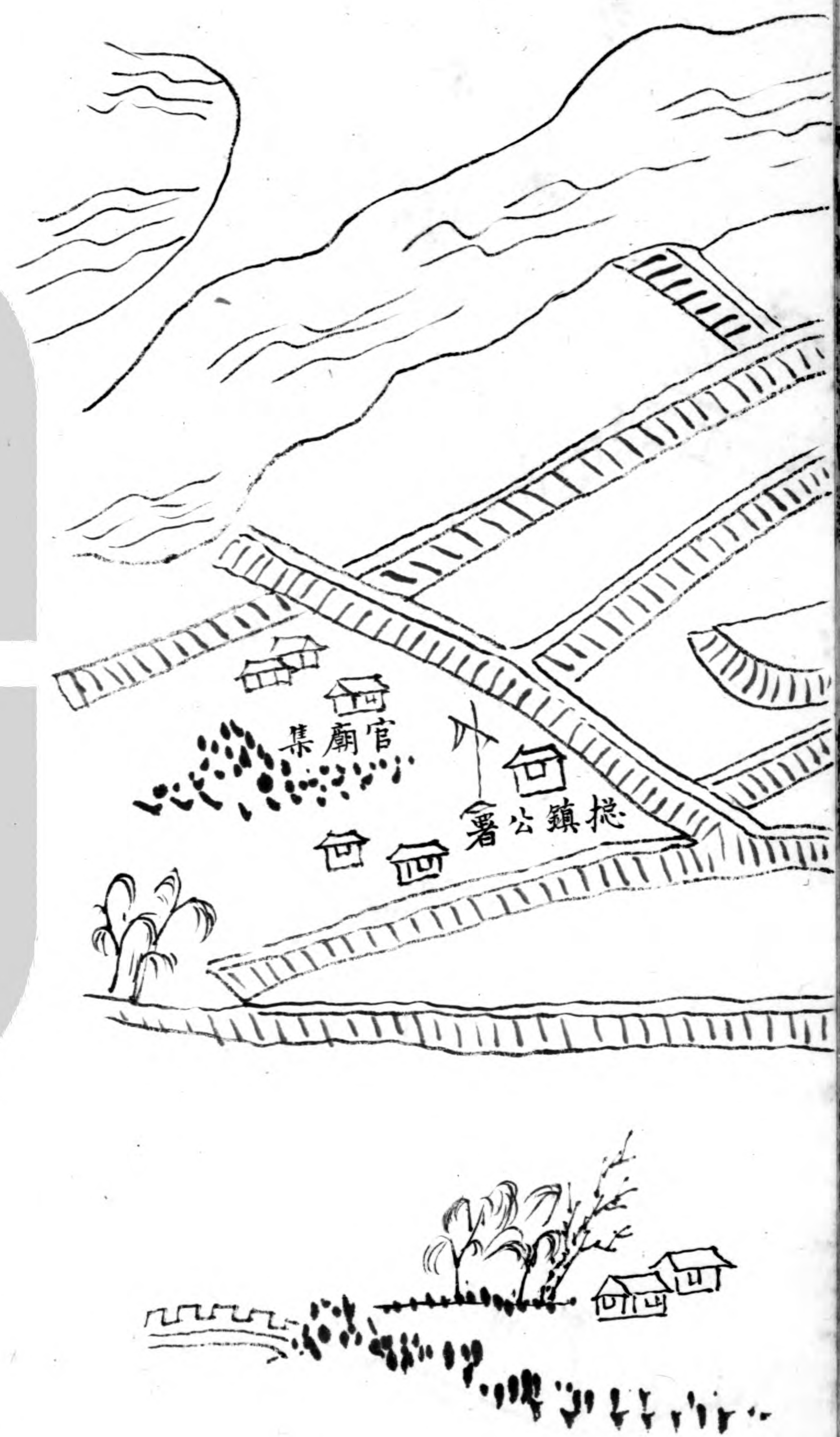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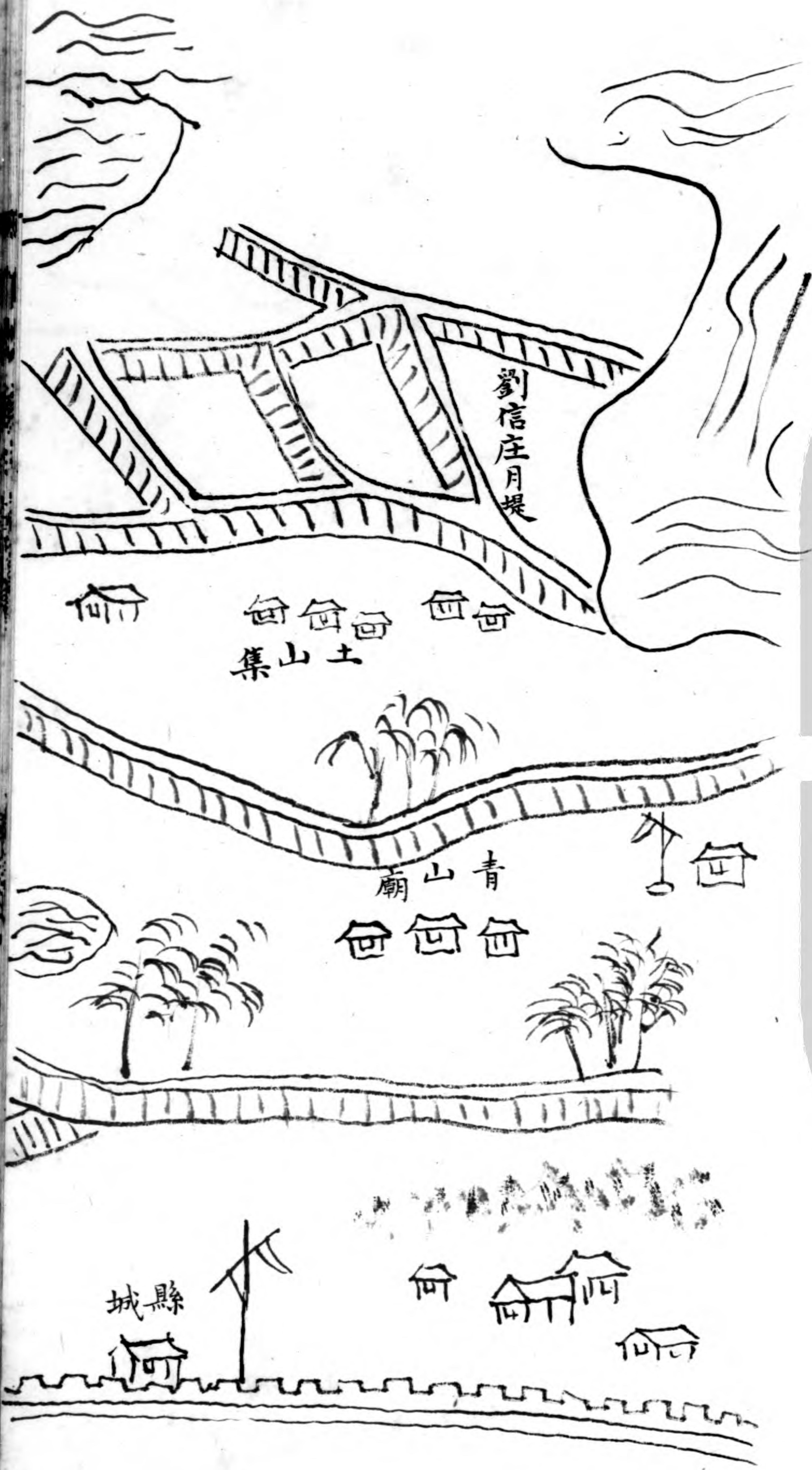
天... 卷三十九

卷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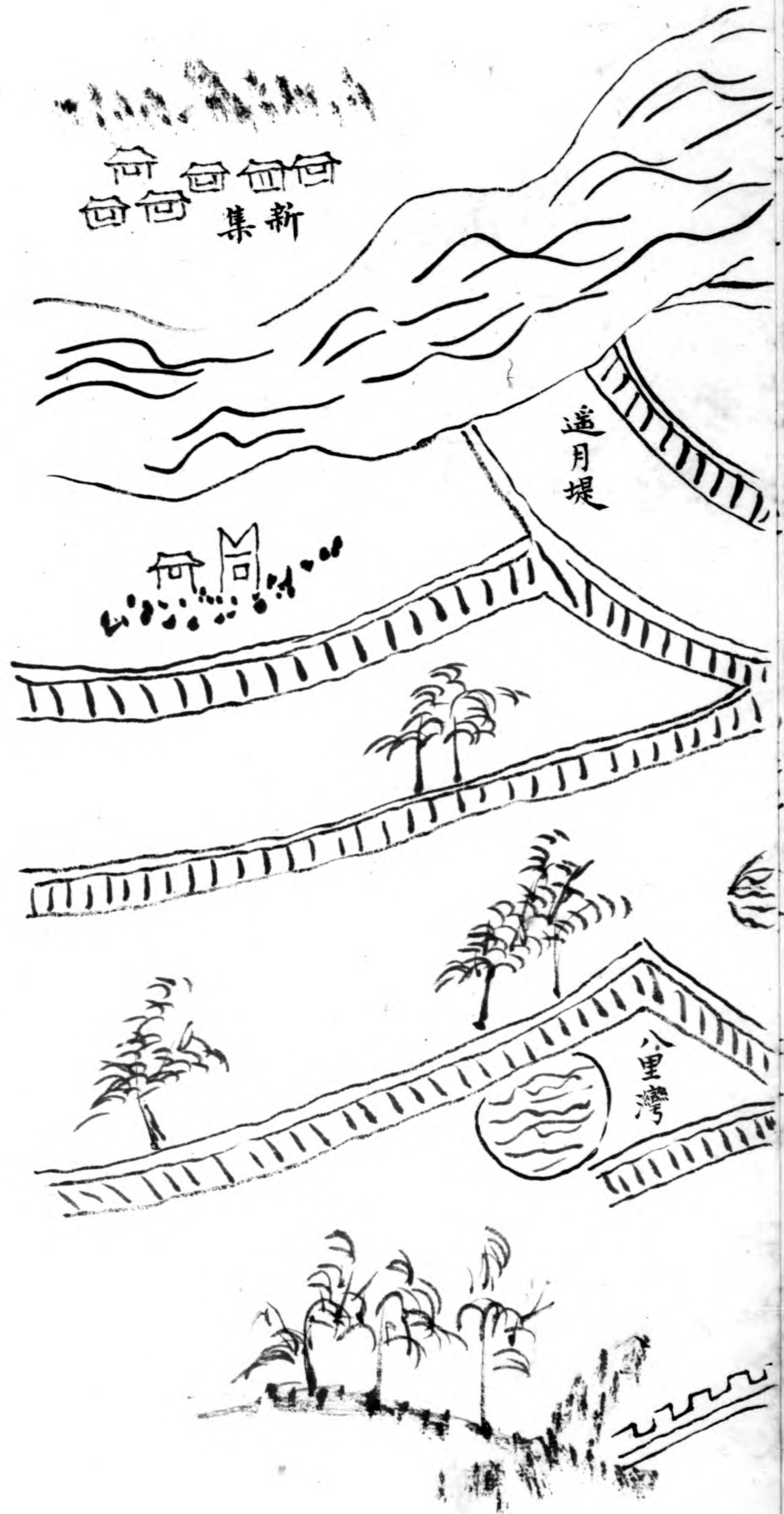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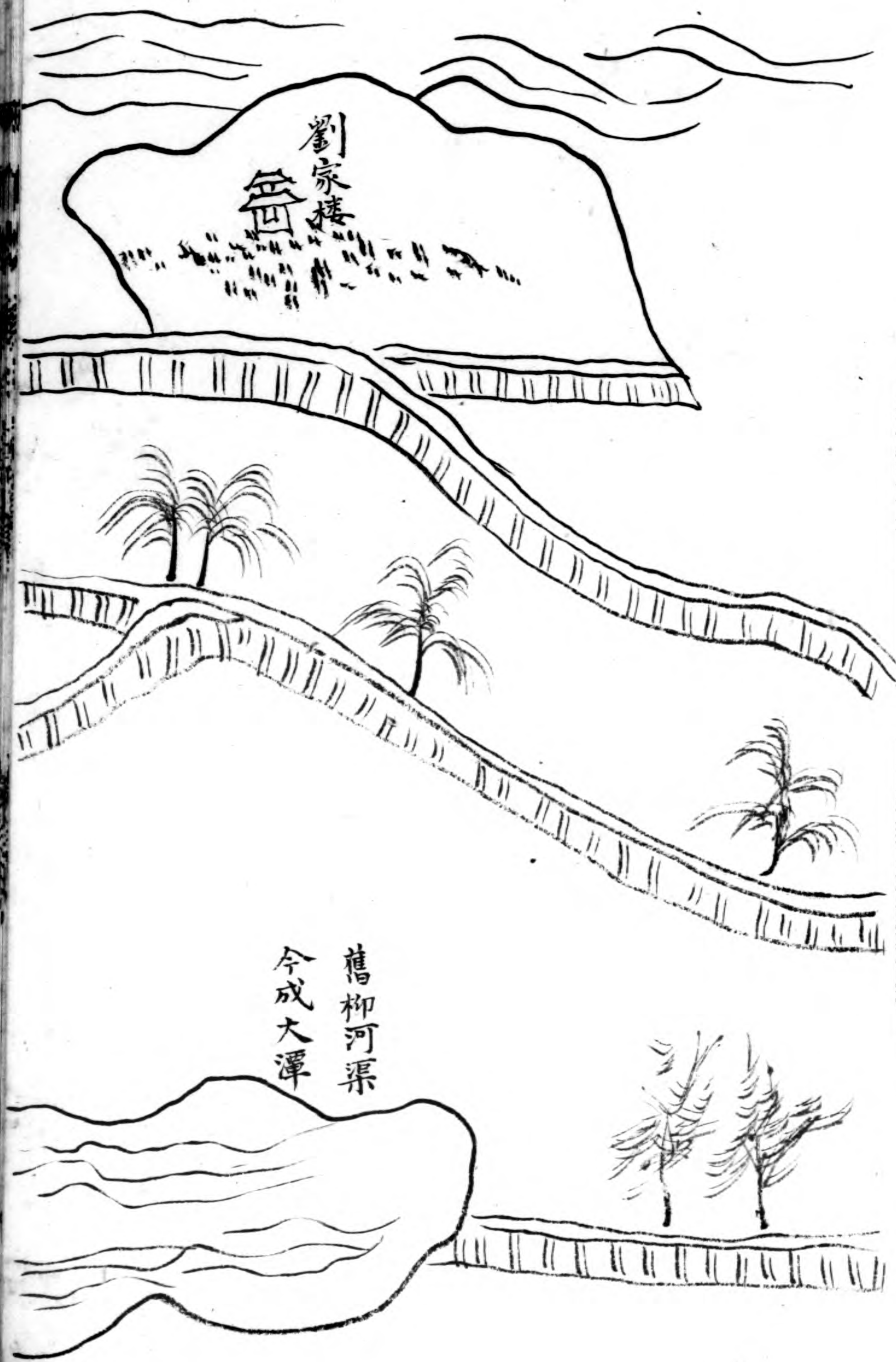
卷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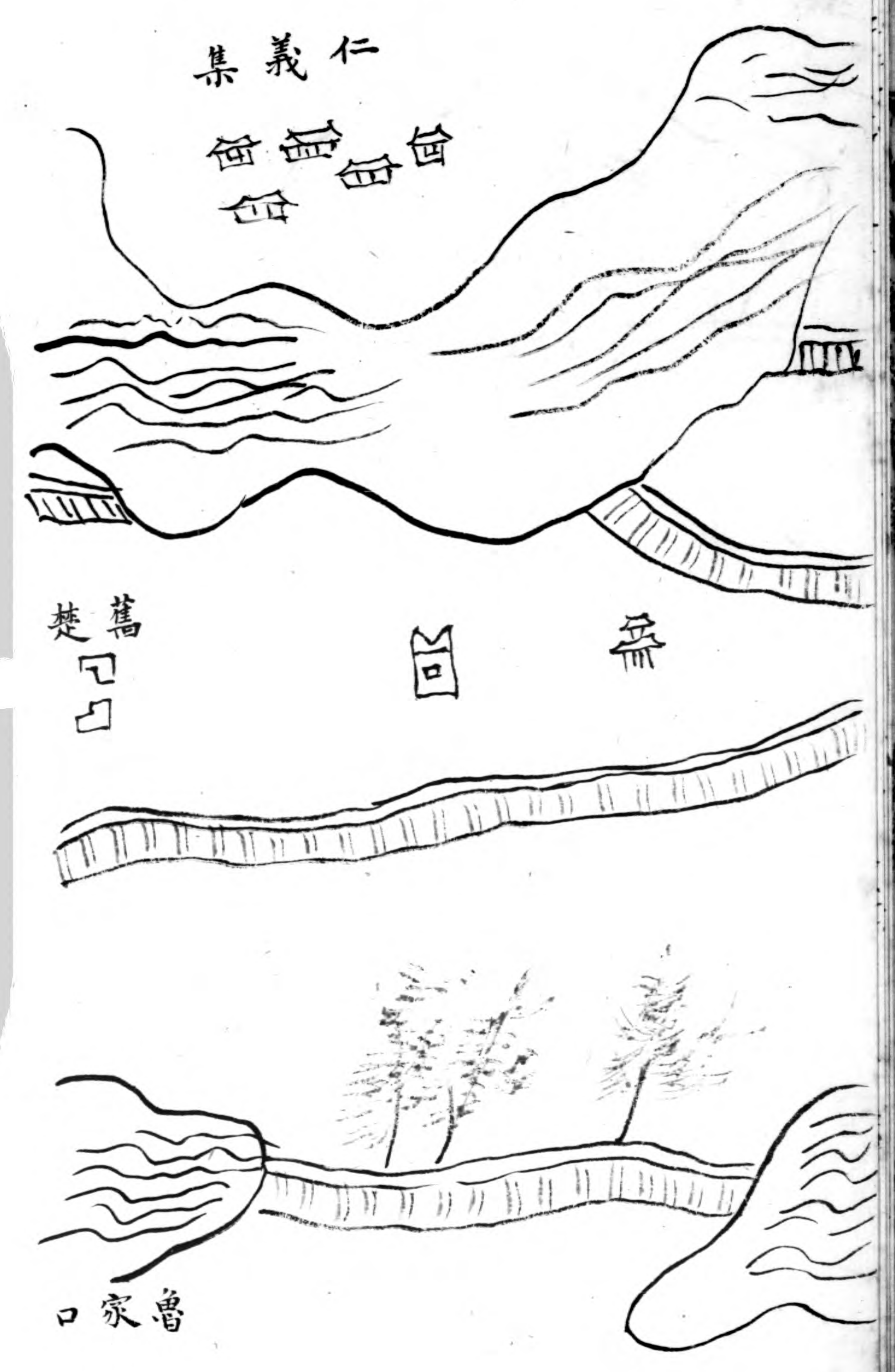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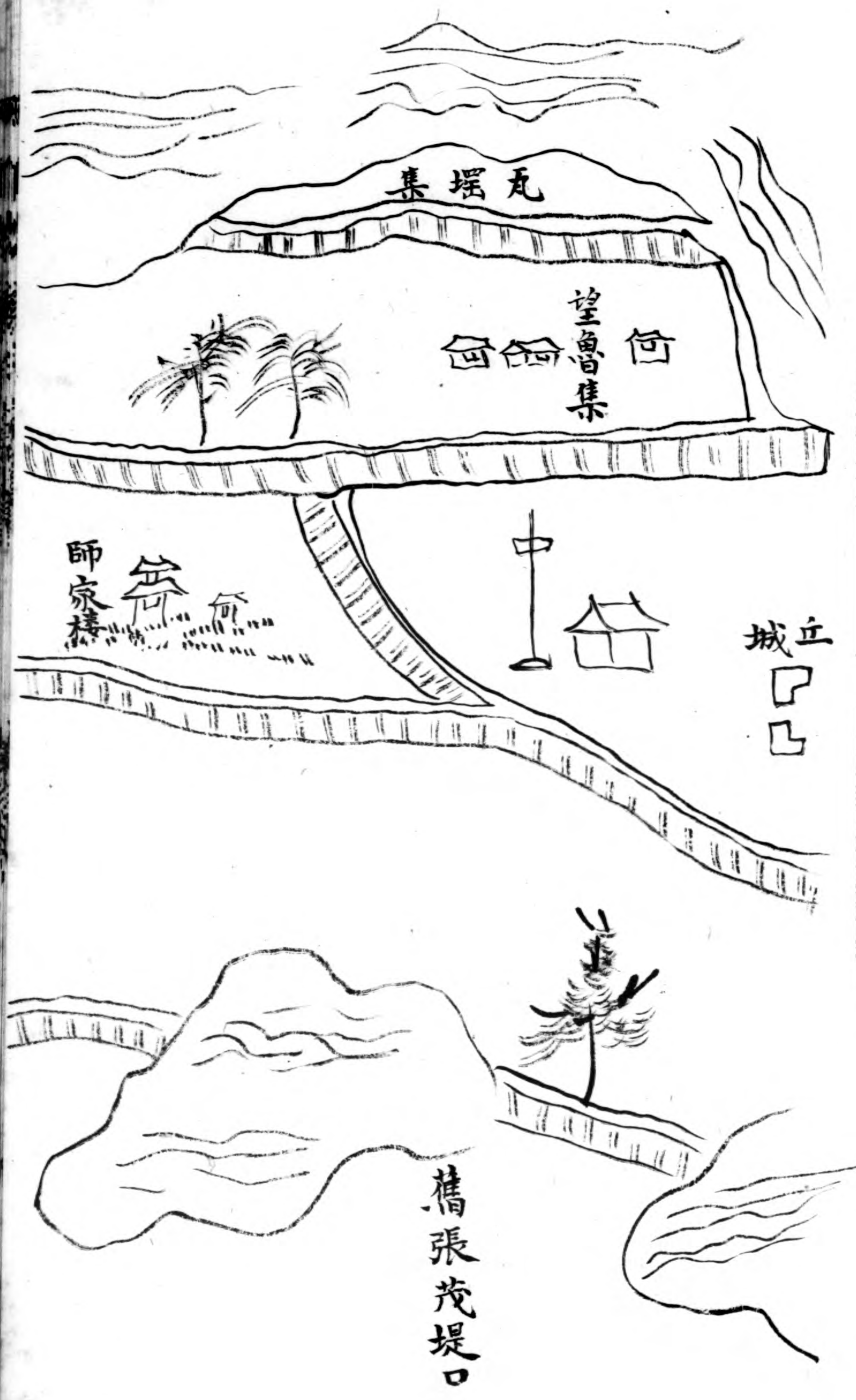
卷三十九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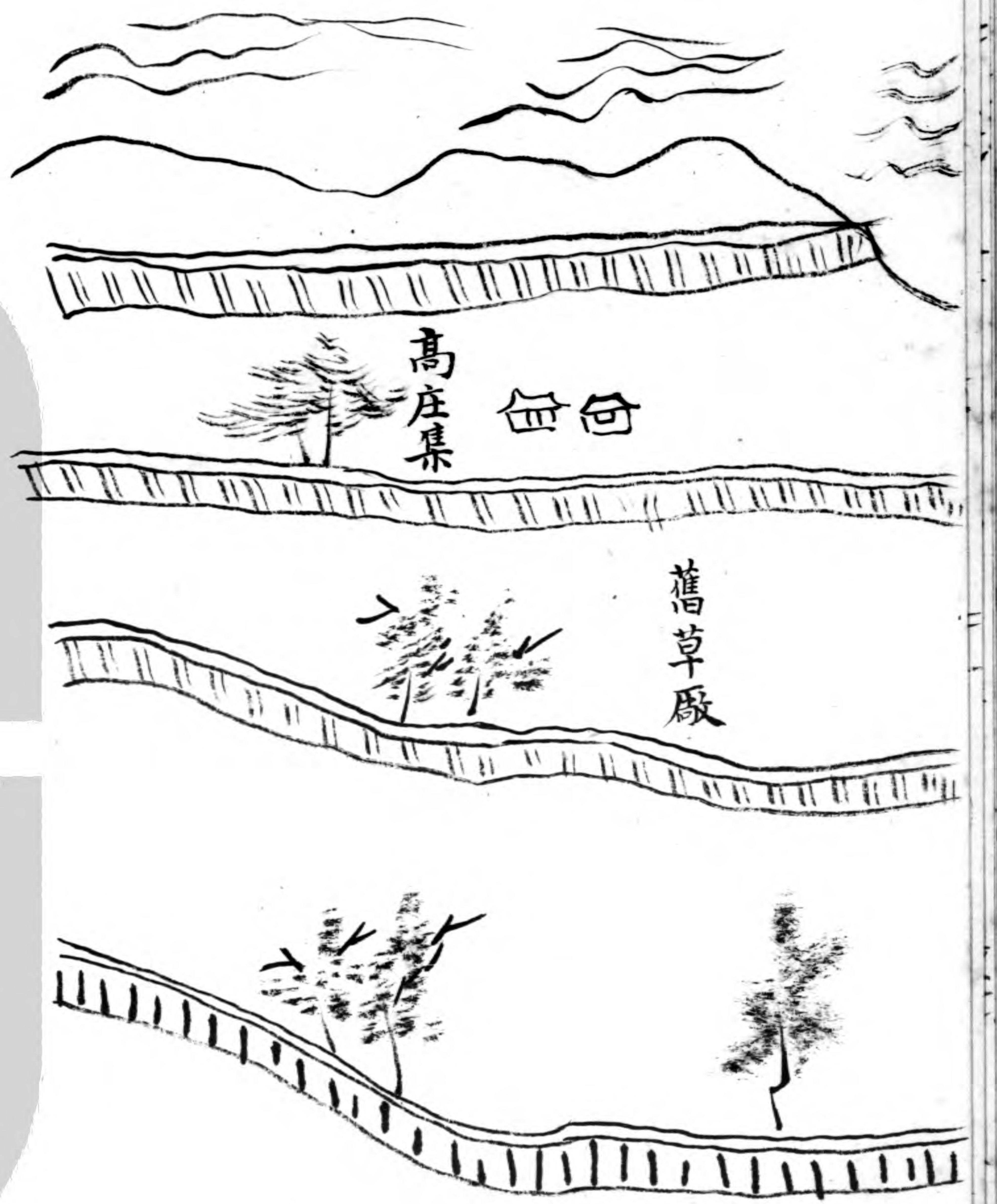
卷三十九
三



圖



卷三十九 五



曹州

河防

說者謂黃河隨時漲發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自立春
 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添
 一尺頗有信驗謂之信水 二三月桃花始開冰泮雨
 積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
 四月壠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 五月瓜寔
 延蔓謂之瓜蔓水 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
 堅晚泮逮乎六月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礮腥併
 流於河謂之礮山水 七月菽荳方秀謂之荳花水

八月芟薠花謂之荻苗水 九月以重陽節記謂之登高水 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漕水 十一月十二月斷水雜落流乘寒復結謂之盛凌水 水信有常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水勢移硤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剗岸 漲溢踰防謂之抹岸 埽岸故朽潛流激其下謂之塌岸 浪勢旋激岸土上潰謂之淪捲 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 順漲謂之下展 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竄 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棧白亦謂明灘 湍怒畧停勢稍汨起行舟遇之多溺謂之篤浪水

舊制每歲瀕河有司常於孟秋備下塞之物稍芟薪柴 捷檝竹石芟索竹索凡千餘謂之春料 凡蘆荻謂之芟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 辨竹糾芟為索以竹為巨室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掃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稍稍芟相兼整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管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旁出高至數丈長倍之用丁夫數百雜唱齊挽積于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檝後貫以長木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之遇河橫決則增補其缺埽下非積數疊不能過其汎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

者以戩水勢護堤而今則築堤塞決栽柳栽葦護堤及
晝防夜防風防雨防官守民守之法具在河渠諸司
弘治五年秋張秋水勢洶湧妨碍運河太監李興平江
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奉命來治會議欲將黃陵岡
迤北裏河築塞使水由賈魯河南流庶張秋得安運河
無虞於是起直隸山東河南湖廣軍民等夫九萬餘名
於黃陵岡原決處立埽臺三座分委衆官一齊卷埽截
河堵塞越四年告成又將知縣王肅所築縷水小堤增
高一丈原舊二堤增高二丈五尺又自黃陵岡起接原
賈魯舊大堤至丁家道口止東南西北斜長二百餘里

增高三丈五尺濶四丈五尺又於大堤西每三里築土
壩一座長五十步名曰分水壩以破嚙堤之浪又設護
堤之法堤東西二步栽柳樹一株堤西密栽葦盤卧柳
又各地釘柳欂其日久根節盤錯以護堤根又自黃陵
岡迤東二大鋪起下至牛角灣止每二里立小鋪一座
僉夫五名每十里立大鋪一座僉夫五名老人一名通
計夫七百名老人十一名曰守堤鋪夫又於梁靖集北
立官廳一所調曹州裏河舊有淺夫一百二十名委官
率領在此晝夜戍守巡視以防盜決河口之患名曰遊
弘治六年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大夏建議河南山東兩

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綠水勢已逼尤難為力惟山東河南與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堤十存七八水仍從考城縣南行又自大名府起至曹縣地方止離歸德府丁家口一十五里築成大堤一條分逼水勢從之賈魯河以入徐州將黃陵岡築住平安鎮功成漕運無事但黃河大勢在東不歸故道兗民日夜憂慮弘治九

年夏攷城縣地方水勢漫入東來水勢徑衝賈魯河曹縣梁靖口水溢大堤幸而稍退又自賈魯河東岸修築小堤一條保護大堤弘治十一年管河副使張鼎見黃河水勢俱從南行不由丁家道口入徐州建言要將荊隆口分沁水於賈魯河又要將歸德州迤北王牌口等處分水亦入賈魯河又俱賈徐州今年八月以來不意水從王牌口等處俱往東行不從丁家道口東南而去却倒往東北直至黃陵岡下勢甚可畏又自曹縣以入單縣南連虞城滄沒民居人畜等件只今河凍水雖稍退倘來春水發俱往東行則單縣城武金鄉魚臺濟寧等

州縣皆在巨浸自濟寧迤南閘座定被衝倒阻碍漕運比往時張秋之害尤大蓋兗州之境地平而土疎比之河南之地尤為卑下河南北方上流不塞則本州地方正當下流雖築堤岸亦不能保目前雖若事小恐後黃河之水不由南行俱往東注釀成大患悔難及矣弘治十三年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木河水橫流曹單被害鄒魯陳言修長堤以捍水河南則議排馬木河身使水下濟運河兗州知府龔然魯議遂築堤自黃陵起至烏塚寺止計二百三十里是年堤成小而低秋復決明年春以事聞下巡撫王委叅政陳修完

復決十四年巡撫徐又簡委叅政杜因叅政陳僉事李舊堤分命同知李督夫二萬人給以糧加修之兩閱月告成堤高一丈五尺基三丈五尺頂一丈二尺自武家口起至馬良集止計一百五十里

正德三年梁靖口集迤南二里許河決縷水堤浸二堤而過流入大堤圈內浸漬日久至四年九月復決候家窪北徙三里至楊家道口水勢洶湧約深丈餘散若電雷散漫東流東西長二百餘里經曹縣南東過單縣豐縣東南抵沛縣由流溝入運河南流原黃河自梁靖口東南至丁家道口舊水賈魯河八十餘里遂淤塞事

聞五年春工部侍郎崔巖奉命來治於是用賈魯計塞河北疏河南仍於梁靖集原決河口堵塞發直隸河南山東丁夫五萬餘名分委山東叅政董傑僉事杜旻都司尹亮府同知李鉞曹州同知孫環等各理其事夾河南北兩岸捲埽對堵自本年正月日起至五月龍口將合俄暴雨通夕而潰所浚賈魯河亦隨淤塞崔公遂回既而侍郎李公鏜繼公至時河水橫潰工役難施及委叅政史公學僉事杜公旻府同李州同孫分地定方巖立限期各督夫役上於曹縣西北魏家灣下至守縣集西止修築大堤一道東西共三百餘里預防河水北徙

名曰新堤是年九月興工至六年春工畢適遇流賊充斥百姓艱食塞河之役遂寢夏五月內河水泛漲黃陵岡舊築頭埽二埽俱被回溜水衝虧約三分止遺三埽亦被浸潰兵備副使吳公學遂委府同李州同孫往相其地於三埽南築小月隄一道長三里防河衝潰復於回龍寺塔兒灣等處各挑小河一道引水南注以分其勢七年秋河勢北徙吳公議於黃陵岡三埽北斷頭隄起築月隄一道長五里又於娘子營築月隄一道長十五里又於原堵裏河內作土壩三座又冉家寨起接白茅村分界堤下接魏家灣新堤長五十里又自曹縣北

開元寺起下至城武東苟存集止築堤一道長七十餘里防河北徙議既定吳公遷山東按察使副使林公正茂總理其事巡撫趙公璜躬往相度將前所議堤口委府同知李鉞率夫修築林公巡行無倦勞來有方於是民雖勞而不怨五閘月其功告成六月河水橫溢衝決娘娘廟古堤東下繞曹縣西北轉縣東復折而南與大河合流東注九月河水奔湧四散衝潰陳家口汪家口一帶大堤坍塌黃陵岡三埽幾壞總理都御史劉公愷乃齋沐青躬祭禱於河越三日河南徙四十餘步黃陵岡無虞事 聞降 勅獎勞 諭祭河伯

八年兵備副使陳公鼎委曹州判官王經于賀家口大堤坍塌處捲埽幫築長十二里又於汪家口築月堤一道長四里以備河變本年七月內河水南徙四里于是北徙之勢稍緩云

條鞭總論

一條鞭之法縉紳類能言之然或有謂其當行或有謂其不當行其見蓋人人殊矣時無論縉紳即父老百姓願行者十有七八不願行者亦有二三查得各處條鞭不論丁之貧富地之肥瘠一概徵銀殊失輕重是以貧弱小民多有不願而富民田盈阡陌多方詭計營幹下

則者反得藉口鼓惑小民騰謗官吏百計阻撓官府搖
 動於浮言牽制於毀譽屢行屢止致使忠寔良民田鬻
 大半戶口尚高經年累歲獨當各樣重差無息肩之日
 苦累不可勝言如本州中上戶侯貴等歲當重差餓死
 單縣漫坡是也今酌議條鞭地論肥瘠而徵銀之多寡
 既異丁論貧富而戶口之高下懸殊名雖條鞭而定為
 調停之法故命名曰調停徭賦法蓋不拂願行者之心
 而亦善體不願行者之意卒之規制一定士民胥慶即
 有一二奸民亦無以為辭矣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又
 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日調停之法是通變用中
 之政得聖賢之遺意即以達於天下似無不可行者而
 經久不易之法端在是矣敢以是為折中之論

附論

曹縣定陶與州接壤曹定又本州屬也乃二處俱行條
 鞭曹縣每小畝四畝八分作一大畝編銀七分一厘定
 陶每小畝三畝六分作一大畝編銀 分二厘曹州每
 小畝二畝七分作一大畝編銀四分三厘是照地編銀
 三處雖不盡同然亦不甚相遠願條鞭丁銀則三處迥
 異天淵弗侔憂民困者不能不驚且嘆焉蓋曹縣丁不
 論貧富每丁止編銀七分二厘定陶丁雖論九則然上

戶一丁止於九錢兩縣者外無餘差亦無餘徵矣獨州
上戶一丁編銀九錢兼編門銀三十兩其餘八則每一
戶丁門銀各不下一二十兩至下戶人丁尚編銀一錢
是曹州上門一丁當曹定上門三百九丁之差而定曹
上戶之丁銀反輕於曹州下戶也所以然者以原額徭
差既重如民兵團操等項十倍充屬兼以嘉靖年來濟
寧嘉祥金鄉陽穀魚滕郟泗等處間遇荒歉徭賦減半
歸曹名曰代徵歲不下三千金坐是丁銀之重無過定
曹即全省郡縣亦無有重如曹者考諸該省徭冊可見
也故差日重民日窮而士民不察其差重之由徃徃告

告^告為條鞭^行乃今業已行矣竟無減于丁銀之重又
將若之何哉

曹縣

按禹貢黃河自孟津而下過洛汭歷大伾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歷唐虞三代河如故至定王五年河徙非其故道然東昏以下經定陶溢為雷荷兩澤者濟水也循大梁趨睢下邑者汴水也皆與河無涉也惟水分則勢殺而民不為災自秦始皇攻魏引河水灌城拔之漢田蚡為丞相棄河不治遂潰金堤南決瓠子武帝親臨治僅克塞之當是時河已南被曹濮之間矣其後隋煬帝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水經所謂浪宕渠是也然自王莽時河汴決壞久不修其後汴

渠東侵日月彌寬數年始舉王景修汴渠于是河汴始
分流復故而水經云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
溝又云此白馬瀆又東南逕濮陽縣散入濮水所在決
會更相通注以成往復也於是濮陽濟陰間有五丈溝
通部絡入湖陵復有黃水從黃溝分流經乘氏入縣境
故魏無黃濟陽有黃濟陽曹也唐都長安黃河不聞有
決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為鄭清滑節度使河溢瓠子東
泛滑平按求故道請於魏博節度田弘正以地易疏導
處還墾地七百頃於河南此外無紀汴亦流通絕少鄭
畝集載為相時汴河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于汴口開

導仍令宣武感化節度嚴帖州縣封閉公私斗門感化
即徐州也是河與汴猶岐流也宋初方隅未一儲廩仰
給惟京東西數路河渠轉漕最為急務而京東自濰密
以西起青淄歷齊鄆涉梁山灤濟入五丈河達汴都歲
運漕百餘萬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嘗苦淺每
春初農隙調夫開浚太祖輒於興役之際東駕臨督歲
以為常仁英以後歐蘇諸臣治河之議不一皆上自濟
陰下達徐淮無復東郡入海之舊亦弗聞濟黃清濁之
分且曰汴水多泥不可溉田是時濟澤河壩不復可尋
而河汴混一至元都北平漕運溯河而上繇汴達衛輓

入京師未幾會通河開並海三運然橫決不時故道難
復至順帝用賈魯策興夫數萬挽河而南繇汴水入淮
徐於是賈魯之河著矣逮我 國朝初用黃河以資漕
運中導其流以歸徐邳後泲河功成遂棄黃不用然猶
歲議修築其意以為運道所關利害匪細譬諸夷狄事
羈縻為當是時河行雷澤或由左山或經安陵率縣北
境自弘治二年河渦沁分二派一自蘭陽經歸德至徐
邳入淮一自黃陵岡經濮鄆滙張秋之南灣底幾支分
易制且北支可以濟會通南支可以益徐遷乃當事者
不引之歸壑於南旺蜀山諸河防蓄為用聽其放流明

年秋水暴漲益之以黑洋之水而張秋決運道梗矣漕
運既梗乃益疑畏以為河不為用害不可邇舉而棄之
使併歸南於是塞黃陵濬賈魯當是時太監李興平江
伯陳銳暨都御史劉大夏起夫十餘萬上自崇澤下達
曹單築長堤三百餘里立儲料四十餘廠僉守堤民夫
數千植柳數萬凡四年功成 天子嘉之命近臣為文
紀其事自是河行一道益橫決不可治乃增設治河使
者縣有倅即有大夫又大者藩臬以上大司空御史臺
星羅河干冠蓋遙相望而築堤下埽畧無寧歲至萬歷
癸卯河決歸德商丘睢虞幾為巨浸議者欲復挽河而

北為歸德紆難乃以河南撫臣曾如春為總理而開曹境中地若干里其工役視弘治有加凡四閱歲再易理臣而功亦成今之行曹之河是大抵漢唐以前河濟汴三水分流各有歸壙五代以還三水合一無所容受且漢唐以前濟與河胥自北入海朝宗定而水得其性五代以還東流南下第求歸淮而淮以下弗論矣至於國朝棄而不用歲與為難莫過於河併勢俾大工費浩繁亦莫過於河其在曹縣一邑為壑其小者也昏墊其魚與夫徭役賦料其所不計也而大役三被創痍寰宇若賈魯之於至正李興之於弘治曾如春_春之於萬歷

命之曰黃河三役皆曹境內事也不可以不紀也若夫歷年衝決坍塌已見災祥茲惟舉防修本末大概條議故寔以備稽攷具列如左

分守東兗道右叅議楊

黃河事宜

黃河關天下大利大害遠者姑不具論攷之萬歷初年河決崔鎮決龍窩決白洋河越歸仁集流沙淤溢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馬潘大司空季馴力排浚海諸議于是築堰築堤自徐抵淮亘六百餘里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即有異常水患縷堤不支至遙堤而極遙堤蓄瀦寬勢固不能越而出也至今賴之二十五年河

決單縣之黃堦口乃賈魯舊開處也溢于河南之夏邑永城經宿州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議者以河雖南出符離滄沒民田無幾而河水一半繇舊河下徐州足以濟運議不決但河日益南黃堦之下李吉口澱淤益高若即其地闢一小河春夏則行水以下徐州濟運然至秋即淤若是者三年而徐呂二洪可塞裳涉矣於是當事者建六閘於河中節宣汶濟之水聊以通漕二十九年冬議塞黃堦極力下埽未竟三十丈明年春復決于上流蒙牆寺幾沒歸德城商丘永城幾為巨浸時從蒙牆舊地開八九里可至下劉口乃欲挽決河

而北為歸德紆難於曹縣王家口開生地二十四里達下劉口以三十年冬興工河南山東江北共派夫三十萬至初夏未竣而大疫起死者七八萬人至秋垂合龍門而堅城之上八九里單縣蘓家庄遂大潰決東北流入沛縣城中水深丈餘魚臺一縣悉為波湖南陽以北漕渠為黃水所侵乃於夏鎮之東開通沔河從直河口達於宿遷漕遂由沔河行明年曹大司空時聘銳意挽河用金錢百萬復以十一月興工其用人夫與王家口之後埽起自蘇家庄至徐州凡三百里悉州縣正官受役州縣官急於竣事私派夫又倍之河垂成惟徐州之

上八九里許未浚而蘇家庄近黃河堤土卑薄一夜河從地下穿入新河震撼東下流至未開處稍梗塞遂汎濫三十里而後約束成河去曾不十年三山口決矣狼矢溝又決矣三山口幸塞即不塞河可從此繇小河口出大河無害狼矢溝倘不果塞水且從河北溢而入洳上年洳水下直河如懸崖糧船入口日不十計黃決洳且虞決非細故矣摠之黃堦口之決堅城集李吉口之淤為之蒙牆寺之決堅城集未通而黃堦遽塞為之李吉口開王家口塞而蘇家庄復決堅城集以下全未疏通為之則蘇家庄之工未久而三山口狼矢溝相繼決

豈非徐呂之可褰裳者未嘗疏通為之耶疏通難言之矣從來汶濟諸水由夏鎮出茶城口會黃水下徐呂水力并而泥沙若掃自洳河開諸水悉自夏鎮冬入洳其間呂公壩放之入徐呂者歲不三四月又春冬水涸時尚安望其懸水三千仞哉狼矢塞不可謂黃河便安也

謝肇淛雜記

禹之治水一意視水之所歸而已隨山刊木鑿隧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止無他顧慮也白圭戰國之時各有分界動起爭端能以鄰國為壑而鄰國不知有水患不可謂之非奇功也至於今日則上護陵寢恐其滿而溢

中護運道恐其洩而淤下護城郭人民恐其湮汨而生
謗怨水本東而抑使西水本南而強使北且一事未成
百議蜂起小有利害人言叢至雖百神禹其如河何哉
王敬美贈潘司空詩有云堅排衆議難於水亦有激哉
其言之也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無他說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導
水視其勢之所趨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懼傷田廬
又恐壞城郭既恐妨運道又恐驚陵寢既恐延日月又
欲省金錢甚至異地之官競護其界異職之使各爭其
利議論無畫一之條利病無審酌之見幸而苟且成功

足矣欲保百年無事安可得乎

當河決歸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議皆欲勿塞而相國
沈公恐貽桑梓之患故山東河南二中丞議論不合而
廷推即以河南中丞總督河道不使齊人有異議也既
開新河而初開之處深廣如式迤邐而南反淺而狹議
者又私憂^憂之下流反淺何以能行况所決河廣八十餘
丈而新開僅三十丈勢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
而一董役者奏記督府若河流既迴勢若雷霆藉其自
然之勢以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乎督府大以為然遂
下令放水不知黃河濁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

過半矣一夕水漲魚臺單縣豐沛之間皆為魚鱉督府聞之驚悸暴卒此亦宋慶歷間李仲昌之覆轍也

治河猶禦敵也臨机應變豈可限以歲月以趙營平老將減一小羗猶欲屯田持久候其自敗癸卯開河之役聚三十州縣正官於河壩自秋徂冬不得休息每縣發丁夫三千月給其直二千餘金而里排親戚之運糧行裝不與焉蓋河濱薪草米麥一無所有衣食之具皆自家中運致兩岸屯聚計三十餘萬人穢氣薰蒸死者相枕藉一丁死則行縣補其缺及春疫氣復發先後死者十餘萬而河南界尤甚役者度日如歲安能復計久遠

况監司催督嚴急惟欲速成宜其草菅民命而迄無成功也

水候

立春後風動泉湧上源山中積水負冰而下河為暴漲謂之擠凌水此水率由三冬積雪所致若冬雪不繁則溪壑方渴河不泛也二月陽氣上升地脉潛行故多陰雨兼之石泉涓溜澗溪貫輸滙之於河而濶長矣當是時桃花正爛謂之桃花水清明此日有司暨治河使者於一歲興工之處用少牢致祭即立標水頭而偵報員役刻時更番覘候水痕每添一寸夏秋之間輒盈

尺也謂之清明水亦謂之信水 三月春暮蕪菁花開

謂之萊花水 四月壠麥結秀山蛆浮出漁人網得知

高源之有漲也謂之麥芒水亦謂之麥黃水之山人謂

源山隙潛生每重不過一斤崇禎辛未浮河而下有重

至五七斤者河干耆老曰上源水可虞也未幾荆隆口

水下衝决數百里 五月謂之瓜蔓水 六月深山窮

漂沒不啻萬家 陰堅水方釋如龍門玄水祈連積雪鏢金之暑既熾萬

山之源合流而沃宕山石水帶礮腥謂之礮山水 七

月豆花方盛謂之豆花水南華所謂秋水時至百川灌

河兩岸不辨牛馬者也而盤渦蛟龍崩岸嚙堤其時始

急加之霪霖徽澍濕農忙泥濘於時催田夫守隄防而河

役之謠作矣 八月芙蓉花盛謂之游龍水土人以為

龍出游浙行不知龍以八月為夜游龍蓋水蓼也 九月

九日謂之重陽水亦謂之登高水十七日俗謂河伯生

辰雖三秋早乾是日水必泛漲故堤埽工程暨土農種

植必懸候此日此日過相慶無虞矣 十月霜降水眠

河流既道如一槽然謂之復槽水 十一月斲水雜流

寒洳壅積謂之淑凌水 十二月大寒凝結一望河上

或如積雪或如屯兵謂之冰澌水唐入所謂流澌臘月

下河陽也 不時暴漲謂之客水 旁枝斜穿謂之泄

水 全河大流乘勢直趨迅如陣馬與岸相持節迨不

轉後隊分騎謂之倒洋水亦謂之迴流水 半高半低
 兩際相夾勢如對案形則削瓜謂之切水切去 欵發
 欵止莫知去來一波皺起滿河濤湧謂之河湍水此水
 見當有大水也 斷壠嶮嶮旋渦激蕩崩高穴深聲容
 百樣兼之風猛濤湧曲岸斗崖洞庭之波乍起錢塘之
 潮忽來目不能視耳不可聞此水專在坍塌處謂之聚
 灣水 一灣既過河直流妥澹澹溶溶散响不作謂之
 躡流水 大流漂漲餘力奔赴水高岸平勢猛浪激加
 以沙中坎窞行險而躍或如人立或如鵠翔深不沒膝
 波轟過頂散吼遠邇彌日竟夕謂之刮灘水水雖淺不

可涉之撞鉦播鼓飛水如織雲霧四罩群鷺翔之謂之
 崩灘水岸雖高不可近 又如移碁橫注側力全出避
 射如弓巧機深入謂之剗岸水 漲溢踰漕溟乎進
 陵谷失形村落驚遯謂之抹岸水 埽壩敞朽潛流漱
 下岸坦洪中罅危奔馬謂之塌岸水 風浪旋激蹲崖
 伏候一波凌厲萬疊擁湊謂之捲岸水 遠勢初近後
 浪停隨呼吸繼進濤散四馳謂之上展水 平流徐進
 押浪轉灣旅酬未畢鞞鞞鳴弦謂之下展水上展有盡
 下展多力 燦若泛雪矯如奔羊水花詭激靜躁靡常
 乍落直流之中屈曲橫波之洋謂之窳窳水 望之仄

練恬淨澄夷斜豆中流酬應不及長年避夫膠舟土著
識其洪移謂之明灘水 險過怒息勢大徐起細浪不
生波如屋裏行舟遇之多溺謂之萬浪水亦謂之大潮
水 又有移岸水駁灘水夾岸水閃灘水藏岸水分脊
水爭龍水透崖水遠灘水種種機要深隱難名總之力
猛則勢雄流急則節險皆謂之神水

委樞論曰泛言治河之道皆本漢賈讓上中下之三
策寔究治河之工無出元賈魯疏浚塞之三法讓之
上策中策譬如滕之井田周之里選名雖高而寔難
行也魯之三法推廣讓之下策也譬如管仲之治國

楊炎之兩稅名雖卑而寔百世之可通行也徙冀州
之民當水衝者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皆不恤
讓之上策也今觀元之亡也罪不在魯而怨者皆歸
之魯矧無罪而破數萬家之城郭田廬吾恐漢室之
亡已不俟赤眉黃巾矣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
之民讓處置之宜也雖縣置一讓徒竭居民亦不贍
徙民徙民之空地萑葦生而盜賊潛其害有甚于河
者丘文莊公亟取其中策謂多開渠道引水灌河可
殺水怒而利農不思春夏乾漕河方淺而渠又引去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田中雨足孰肯引無用之水

病田是謂上策中策之難行也繕完故堤增卑培薄讓謂下策魯不為下又廣其義為三法醴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今之醴水堤分水河皆其遺法也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後今日之挑河淘閘是已抑河之暴因而塞之謂之塞今日之捲埽築壩是已憂國之君子在卻尚書則欲以不治治之蓋本蘇子瞻王者不治夷狄論也六月興師周王豈其得已侵鎬及方將若之何胼手胝足神禹豈好為勞洛水做余誰之咎與及攷卻公治水之方則曰疏故道塞新決此即魯之緒餘爾在霍學士則欲引黃河入衛河

是即陰用讓之上策不徙異民而繇異地也然大河豈衛所能容一入於衛即汲濬元城皆魚鱉矣先師何侍郎欲南北各開支河今河南孫家渡趙皮寨諸處同有支河矣或繇或淤凡以修築者皆為運河謀也若河北開支河不經運河何以達海借謂與其從下流分之使出孰若從上流導之勿入孟津以上河允翕孟津以下始善汎良以伊洛瀍澗會於鞏丹沁濟溴會於武涉若導河南之水南入淮河北之水北入衛雖非至計比之開支河則工省而易成導黃河則勢小而易制耳三十年来工多施于曹單之下而

遺於汴省之上 九重德意豈專在此一隅千里長
隄孰保都無空缺倘如前代之決原武決封丘一入
曹澶之境則會通之前功盡棄矣乃石文隱公之說
則不專在是曰山河經絡苟非目覩身歷而欲據文
字定之鮮不失者矣自孟津以至呂梁相其地之高
下水之分合堤之完缺何處可導何處可補雖不親
行亦戒河堤使者勿徒苟具文書已也野狸一窟滄
沒數萬家此非邇年之明効耶吾行河間半為水國
究其繇則滹沱淤塞故道任水橫流而旁溢新壤數
千頃非獨民賴之官亦賴之疏浚勞民非獨民病之
官亦病之此事之因仍者寡尤作興者招怨阻而不
遂憚而不為如此之類尚多矣

曹縣

修守事宜

築隄

大約離岸二三里容蓄寬廣可免決嚙切勿逼水以致
 易決難守仍勘隄丘虛寔如有浮沙量行掘槽務取老
 土每高五寸即夯杵二三遍若有淤泥與老土同但不
 堪夯杵須令各夫輪番脚躡俾結成一塊稍乾更加夯
 杵其取土宜遠切忌傍堤挖取以致成河積水刷損隄
 根驗隄之法用錐筒揆之或間一掘試隄式貴陂切忌
 陡峻如根六丈頂上須二丈俾馬上下故謂之走馬隄

隄

決塞

凡隄初決時急將兩頭下埽包裹官夫晝夜看守稍待
 水勢平緩即從兩頭接築如水勢洶湧頭裹不住即於
 本堤退後數丈挖槽下埽如裹頭之法刷至彼必住矣
 此謂截頭裹也如又不住即於上首築逼水大壩一道
 分水勢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則塞工可施矣塞將
 完時水口漸窄水勢益湧又有合口之難須用頭細尾
 粗之埽名曰鼠掃俾上水口濶下水口水底不致滾失
 而塞工易就也

築順水壩

順水壩之設為喫緊迎溜之處本地水刷洶湧雖有邊
 埽難以久持故於本堤上首築順水壩一道以逼水遠
 去數丈堤根自固

栽柳護堤

每歲冬春之交用柳樞柳椽相兼栽植傍于堤根柳樞
 密栽而柳椽每株相距五尺許非止用以捍水而每歲
 發生枝幹亦供埽料

栽葦護堤

凡隄臨水者栽蘆葦茭草於下使其根連株叢衍茁日

著即有風不能鼓浪又於隄根至面採草子密種以圖
蔓延日滿雖雨淋不能刷土也

晝防

隄岸每遇黃水大發急溜埽灣未免刷損若不即行修
補則掃灣之堤漸以坍塌多致衝決守隄者必日捲土
中小埽聽用但有刷損隨即補塞

夜防

守隄人夫每遇水發之時修補刷損晝日無暇夜則勞
倦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未免失事故有五更牌面分發
如天字鋪發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日字鋪即差

人挨查稽遲者有罰使隄岸不斷人行以防誤事

風防

水發之時多有大風猛浪隄岸難免撞損若不防之於
微久必坍塌潰決故為龍尾小埽列于堤面一遇風浪
大作繫於附隄水面縱有風浪起落足以護衛

雨防

守隄人遇驟雨淋漓難以站立必各避鋪舍或暫投民
居隄岸倘有刷損誰其看視故夫役各置斗笠蓑衣遇
有大雨穿帶隄面不時巡視乃無疎虞

官守

河水盛漲管河官不能一人周巡故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視每隄三里置鋪一座每鋪設夫三十名每夫守隄一十八丈又夫二名共一段於所分隄上夥搭窩鋪一所時日棲止以便傳牌巡視又畫地分委省義等官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牌頃刻無弛以保無事

民守

每鋪三里雖已派夫三十名矣但調用無常若水發之際修守不及又於臨隄鄉村量添鄉夫暫用每鋪十名水發則并力協守水落則省放回家量時去留不妨農業不惟隄防有賴而附近之民亦保田廬

賦役

原額均徭應役官吏坐理始法甚善行之既久寢失初意每一役出輒下鄉索括金錢謂之攢迴流小民不勝其擾故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謠至萬歷三年知縣王圻蒞任思為一條鞭法即古免役一切照丁地徵銀官為雇役民甚便之會以謫官未久轉去于是鄉官學校里老百姓三千人赴兩院懇代題留任以終其法特為展限九月圻於是自四年始條議申詳之先行縣已二月終矣至今七八十年時勢雖極多端而戶田稅糧徭役里甲歲辦諸政猶以王圻為準不能更張易

治也則其法可知也

平賦問答平賦之法既具所竊不自安再進闔邑
 而論之曰是法也無虞乎日戶則之低昂不審而計不
 之舊而盡去之得無一戶多也今戶雖不審而計不
 地以肯論者蓋千者出銀多也丁地少者出銀少則
 計畝徵銀中矣雖不編徭而徵銀之政或有訾者何
 高下在何底曰審若是不編徭而徵銀之政或有訾者何
 亂夫何底曰審若是不編徭而徵銀之政或有訾者何
 曰稱是法便者窮鄉細民苦于積累者或有訾者何
 稱者大約有四窮鄉細民苦于積累者或有訾者何
 無計多取積年里書無名需索四市井棍徒無綠募
 包攬故創為小之說以圖陰壞此法可通行者惟細民是
 庇無搖于群小之議可也曰法可通行者惟細民是
 邑既稱不便則他邑宜無弗便者而或州縣有貧富地
 行他邑狹而額派良差率皆稱是安有宜于此不宜地
 里彼廣狹之邑可派良差率皆稱是安有宜于此不宜地
 于彼富庶之邑可派良差率皆稱是安有宜于此不宜地
 乎地寬之邑可派良差率皆稱是安有宜于此不宜地
 別處乎雖曰門丁有銀戶則有銀而門丁戶則之邑而高

下亦不過計地而差等之者耳大抵打討之法便於
 募人便於里書而不便於民平賦之法便於
 差有定額便於小民而不一也今曹府不便於里書與
 募人此其說之紛紛不一也今曹府不便於里書與
 則行之曹可矣他邑之便不一也今曹府不便於里書與
 果可收矣更有善後之策奈何曰科索有罰包攬有
 禁徵收有時出納以公又勿輕于加派則法雖世守
 焉可也否則朝令而夕改矣圻聞斯言揚然悚懼迺
 并錄之以呈于上以告于後之令曹者萬歷四
 年歲次丙子冬十月朔曹縣知縣王圻謹識

條鞭之法既行曹民始有其身家當是時里無追呼號

稱極治然法既初行應募者眾而兗軍倭馬起解諸役

王公行之甚善後稍不能不用里甲矣名雖召商寔僉

大戶又三十年而里弊復極丙午知縣孟習孔蒞任復

為汰則均丁清理賦役名一串鈴申明王公平賦初意

而泰酌以時弊為十二款詳允十款刊垂今錄於後

曹縣為汰戶則均丁徭清詭寄平差役以便窮民事
 萬歷三十五年正月批初八日奉本府帖文東充道
 付蒙地過院黃正月批初八日奉本府帖文東充道
 惟照其餘則行令遵照稍屬未安仰東充道再一酌
 報其治不在其甚流弊已極而相安者沿而守之
 為治去其一太甚流弊已極而相安者沿而守之
 治去其一太甚流弊已極而相安者沿而守之
 差役不矯一事弊至窮民無可誰何縣官莫能措手
 得不矯一事弊至窮民無可誰何縣官莫能措手
 寄銀不巧立名色三等九則多方支離欲求畫一之
 窮民不得然逐年錢糧亦無大欠最苦編餉差役獨
 差之與寄莊復業之數幾於相等有是弊耶今當
 編戶之年早職苦邑中紳父老始知審戶之為害
 便莫知之及訪邑中紳父老始知審戶之為害
 也人丁所及為害也逐年推收之為害也假立寄
 莊之為害也逐年推收之為害也假立寄

欲仍之而貧富不均編派倒置每日號訴公庭皆為
 差役事也欲盡查分開小戶摠計原戶則戶口幾
 其半且弊未已久里書更易不知幾手死亡不知幾
 人不得已止以目前避差戶人盡行收回寔在當
 再花分查出寄莊避差戶人盡行收回寔在當
 地多規則塞其流竇使可承久為二款去不錄外
 定為規則塞其流竇使可承久為二款去不錄外
 照得原議照地過丁與寄莊承久為二款去不錄外
 今將詳允條款刊刻成書
 冊俾士民永為遵守毋違
 一議照地食役永免審戶夫審戶者原以分別貧富
 當差為貧者便而窮民置數十家之富者際往反
 詭得逃上則下戶窮民置數十家之富者際往反
 然且五年之內富者不及周至貧者地從寔開報反
 蒙陞戶縣官耳目不及周至貧者地從寔開報反
 家無寸土到任之初猶執前定戶則以拘頭役其間
 戶則也其所稱下不足叫號窮天者皆冊中所載中
 而來者使富者得執下戶反皆富者為五年前地
 多之故編入上中則唾口無訴則審戶不為窮民累

哉且查里書當審戶之年增減人地權握在手索詐
 多方賄賂公行窮書立富而避限之民悉來聽審盤
 費頗多又請托求際者不肥潤之計此一審而邑中
 前酒飯鋪店指此為一年利耶為害耶卑縣自三十
 所費不萬金審戶為止以該甲人戶見在地編挨
 年編派頭役俱不照戶之多寡定無益也蓋曹民稍
 次造為魚鱗一冊照地信戶則之重輕所編派
 者無有乞免貧富不稱便信戶則之重輕所編派
 精金錢即置地土不何買賣活計與南人大不同者
 教地而論貧富不與何存戶為合無比照東阿事例
 論地當差求不審戶所存戶為合無比照東阿事例
 則盡行削去甚為不便也夫戶不審矣而丁猶
 一議人丁一例派銀不分別丁之有則最上者至于
 以九則分納此安所區豈別條鞭之法初意不過欲
 錢外下者不滿六分此區豈別條鞭之法初意不過欲
 富者多納貧者少納以寓紳縮之意則查曹之條鞭
 冊內者上中戶應納之非鄉宦坐免則生員帶免所
 未免者一丁二丁而在此下等戶則盡皆不免蓋納
 有則與下戶納之則人皆爭免一丁去銀甚多則丁
 之則與下戶納之則人皆爭免一丁去銀甚多則丁

不足額必於該縣地畝加重以補之是不使下戶代
 上戶納糧之吏算及丁派銀里無書易輕重其手即
 十年識一錢之吏算及丁派銀里無書易輕重其手即
 不第聽里甲料收以彼之丁為何則某則丁該派若
 干第聽里甲料收以彼之丁為何則某則丁該派若
 地耳卑職將通縣原額丁銀連益鈔兵餉等項查照
 通縣原額丁銀連益鈔兵餉等項查照
 分厘第與往昔下則丁丁相去毫厘若不分等則
 一例派三厘則富家優免一丁除益鈔仍派外不遇
 銀六分三厘則富家優免一丁除益鈔仍派外不遇
 不那移於地畝尤下戶之利也非所稱均平齊一之
 法哉查東阿亦一例派三厘則富家優免一丁除益鈔
 輕矣議派丁照地多寡以偏累夫戶與丁俱不審則
 矣而其間死亡絕逃之何原以除口殷繁派人之
 家何者人眾未必家殷未制原以除口殷繁派人之
 丁適者人眾未必家殷未制原以除口殷繁派人之
 寡以爲丁數此又老丁之鞭冊內有地盡無而有丁

欲足額而止查曹之條鞭冊內有地盡無而有丁
 寡以爲丁數此又老丁之鞭冊內有地盡無而有丁
 丁適者人眾未必家殷未制原以除口殷繁派人之
 家何者人眾未必家殷未制原以除口殷繁派人之
 矣而其間死亡絕逃之何原以除口殷繁派人之
 矣而其間死亡絕逃之何原以除口殷繁派人之
 矣而其間死亡絕逃之何原以除口殷繁派人之

少者酌四十畝內外而加之通融增減求足原額不
 執定某戶之丁亦去此在概縣均派與原議稍異更
 自多地細割之病也等因申道又該本道看得該縣
 無照地四畝內外為求足額以便窮民計耳
 似應姑從其照地過與寄莊承丁二
 款該縣自認可以汰去相應行令連年推收以滋
 一議過割必法甲五年輪一次不許逐年則人當該
 夫編差之二將地飛入別甲編後一割又復飛回
 役先不為查算任里書食一役者編後且縣官事冗
 本甲親有十年內不食一役者編後且縣官事冗
 不暇親為查算任里書食一役者編後且縣官事冗
 定為五年總許推收一次五年之內賣過地者仍
 依原戶要載買地之價縣官判日每掛號造為合
 狀內要載買地之價縣官判日每掛號造為合
 票式令戶吏票行里書日推收其月過者嚴法治
 之仍明出戶吏票行里書日推收其月過者嚴法治
 後來者不准至推收某里某甲割去地若干簿取舊
 用能算書役總計某里某甲割去地若干簿取舊
 原籍戶要載買地之價縣官判日每掛號造為合

額加若干照數用硃筆標單令里書入條鞭不時
 查對即執推收簿查其價值拘納稅銀買地人
 契在目中無一漏稅持此法行之五年之內十里
 盡役過然後推另編人
 行能肆飛詭之計矣
 一議五年一編戶口人丁止足原額不許擅自增減
 夫戶丁增益官富厚之稱然果寔增益何不可之有
 昔之審添者皆富厚之稱然果寔增益何不可之有
 戶籍其有招撫流移之名任其立戶而不復業人
 飛詭之門也且自增損而銀數亦隨多寡條鞭之
 法自是以壞合無自三十五年又起即以在冊戶口
 丁為額永更不易至四十年止存單丁其編戶之
 只查某里某戶有賣盡地畝存單丁其編戶之
 死絕逃亡無可納者將此戶去之應減一本里人
 有父兄子弟分析者若無應去戶戶某戶應減一本
 於某戶新增一丁若無應去戶戶某戶應減一本
 亂額數否則有偽增之懲在庶民不許增戶而可
 一議寄莊止許免差為各州縣之民不許增戶而可
 避差役夫寄莊免差為各州縣之民不許增戶而可

額加若干照數用硃筆標單令里書入條鞭不時
 查對即執推收簿查其價值拘納稅銀買地人
 契在目中無一漏稅持此法行之五年之內十里
 盡役過然後推另編人
 行能肆飛詭之計矣
 一議五年一編戶口人丁止足原額不許擅自增減
 夫戶丁增益官富厚之稱然果寔增益何不可之有
 昔之審添者皆富厚之稱然果寔增益何不可之有
 戶籍其有招撫流移之名任其立戶而不復業人
 飛詭之門也且自增損而銀數亦隨多寡條鞭之
 法自是以壞合無自三十五年又起即以在冊戶口
 丁為額永更不易至四十年止存單丁其編戶之
 只查某里某戶有賣盡地畝存單丁其編戶之
 死絕逃亡無可納者將此戶去之應減一本里人
 有父兄子弟分析者若無應去戶戶某戶應減一本
 於某戶新增一丁若無應去戶戶某戶應減一本
 亂額數否則有偽增之懲在庶民不許增戶而可
 一議寄莊止許免差為各州縣之民不許增戶而可
 避差役夫寄莊免差為各州縣之民不許增戶而可

也本縣避差奸名皆籍詭名飛出寔在地外致丁差
 不及本縣查通縣地二萬五千八百八十九畝零五
 優免地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畝零五
 寔在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畝零五
 九十六畝零五
 一十畝零五
 縣令各戶自供改正免其究罪而當役者屬之誰也本
 肯開無奈喚齊各里書乘其不測封入私衙內東書不
 房不令通音嚴法駭之始報出假寄莊地四罪止二百
 二回本頃八十五畝念其相沿已各姑免罪止二百
 收照寔在地內寔在項下仍照原名立戶亦照地加
 丁踵此弊者沒其地而重罪其民稍得息肩
 有踵此弊者沒其地而重罪其民稍得息肩
 犯此法哉庶差地加多窮民稍得息肩
 一議真正寄莊之當役人著之民代甚屬不便均合議
 正寄莊之當役人著之民代甚屬不便均合議
 之毛不當縣之役使土者除河工大興縣屬不均夫之
 凡別州縣買本縣地土者除河工大興縣屬不均夫之
 日不得遺漏外其餘地土者除河工大興縣屬不均夫之
 年編餘軍債馬等役一事切饒免止照原額寄莊地

除每年每畝原加銀一分二厘外再加四厘將差寄
 之數鋪入通縣寔在銀均乎查先年奉文議于寄莊地
 莊出銀除正糧外亦均銀二分以爲累寄莊不能然無
 內每畝除正糧外亦均銀二分以爲累寄莊不能然無
 處皆遵行之久矣本縣工爲累寄莊不能然無
 差故止加派一分比曹州等
 共加一分六厘比曹州等
 處尚輕四分六厘比曹州等
 一議嚴禁寄莊優免以滋重免之弊
 一議真正寄莊差人拘提以免閱文之擾
 一議議僉頭役之法編均貼不累一人出
 將通縣地畝每年照畝均貼不累一人出
 歲貼費家無寧日且條鞭之外又有私貼是謂小條
 編也法久則生科欽之端甚不可行矣有謂大屬小地
 九空之法每甲輪一之甲內似較善而甲有謂大屬小地
 有多寡拘于本里一甲之內似較善而甲有謂大屬小地
 均且五年止役過五甲之內似較善而甲有謂大屬小地
 民將地盡飛于役過五甲之內似較善而甲有謂大屬小地
 漏乎合議每五年將過割冊查明而後五甲之過割不終
 添丁者添盡造成一冊除徠馬大戶該縣抽編外而

該年元軍樁草等役則用西甲通融均派假如三十年則

以上至三頃內外者編戶又次一項內外者編戶一
臨德倉戶或編一樁草戶又次一項內外者編戶一
頭或一戶不足一頃內外則自二頃以上至六七十
或一戶或三戶四戶五戶六戶七戶八戶九戶十戶
畝者或不用三四五畝以下者免編及之此地少者
每戶地不足二畝以下者免編及之此地少者果
窮民耶止完條銀而無差役之累即孫大戶所花
取彼別戶地多差役已重此量遺之亦示稍稍寬恤
之意也而貧富均沾其惠矣至其次序則以一二八
九四一六五七相輪因三十四年分已是一七甲
役過恐致重累不得顛倒錯雜行之每年兩甲一
正一副正者點收書頭兌軍副者點臨德倉樁草大
戶幫貼馬役等項大約前五年以八九年五等甲輪
為正等甲輪為正而七等甲輪為副至四年該以
六七年甲起以八甲為副矣如此則十年之內每甲
三五年起以八甲為副矣如此則十年之內每甲
二八甲為副矣如此則十年之內每甲兩差

兩差之中一正一副甲甲有之且也一年兩甲眾擎
易舉五年十甲槩無遺漏多者獨役少者明役又無
有餘不足之患總計十年兩勞八逸又不至年年為官家擾矣

初王之條鞭法徭役雖已盡革而兌軍樁草起解收受
凡重大錢糧糧猶選用殷實人戶照舊每里十甲取用一
甲謂之見年十年一周至孟之串鈴則兩甲并用五年

一周而詭寄縣差之弊杜法始密矣天啟元年奉撫院
趙題准勒石革除大戶不許擅動里甲一切吏收官解
似為得之而吏不能堪漸致多端故今之為累大端有

三其累在官春秋俵馬為甚其累在里甲走遞槽馬為
甚蓋自遼左構難時事日多百役俱興有司不能左右

支吾故在官則官累在民則民累無所不在則無所不累也曹瀕河多災辛壬以來九年四水民之不為魚者亦無其幾而蓮妖流寇軍興孔亟又且無歲不旱蝗無歲不河決無歲不加派昔人有言皮破矣毛將安傅如槽馬解俵遼餉兌軍諸大役已措辦為艱而裁減之餘復為增稅災傷之後又行代徵萬歷初年平賦冊中錢糧共計四萬而止迨漸加至三萬四千有奇是縣加一縣而本色米豆尚在外也存留帶徵僅供該縣一年之費而裁減抽扣等款或十二三或十六七更有盡裁者減至二千八百兩有奇是縣已無縣而溢地均輸更無

論也昔以輕徭薄賦故縣有樂土之名今不止不樂視他邑且甚焉夫曹與五營為鄰又河寇出沒不常所恃人有身家重廉恥故易與為善而重為非若使之無為善之資而迫以不自主之機即在上者亦何利焉目今斗米五百有奇葶瑾相望於道使稍寬一二尚有起色如其不然遑測厥後乎今將浹年加派裁加搜括苛款開列於後經國者會土而籌其利害尚保此幾南一片土云

賈魯堤 元賈魯浚河兩岸皆築隄以防衝決自本縣張

治間改河而北此堤築修至萬歷癸餘里國朝宏

外又改河而北此堤築修至萬歷癸餘里國朝宏

舊老堤 自北直隸白茅村起東南至遙月堤長八十八

北大堤 其在老堤內自魏家灣起至城武縣苟村集止

大行堤 即在縣境止羅家壩長八十里每起東至豐縣而其

舖三十有七嘉靖末年歲貢胡宗沔疏議河務請築此

堤以巡撫都御史何公起鳴增築之而胡公汝桂記曰歷

黃河北抵漕運不二百餘里中隔太行一事可鑒也下則

濟運北決則害運遠無論即近留城之堤水南則

歷四年河又決其曹單金鄉魚臺漂沒淪溺之慘不可

天... 國... 病...

山東

四

綏堤迫河日與水勢為敵及水勢大而不可抗則決而大行殘缺穴隙倉皇無措亦狼狽破壞而不可
 恃其樊大標坐此何公始視河則日夫治河者如治病
 急則治其勢而無事故綏堤則決其本大行堤是也夫
 水逼其衰而可也先年大臣如劉惟增修大行堤畧此
 緩則力運者緩之也誠為遠慮今惟允而守秦分鋪植
 固漕運而衛民生者誠為遠慮今惟允而守秦分鋪植
 計于法二食議既同謀畫既周計典永為萬歷九年
 日可迺始工于萬歷八年九月訖工於萬歷九年三月
 計工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七工增修堤一歷九年三月
 里于零高厚堅寔永為保障其有于運道生民者甚
 大子是河事者曰是書不無記問于余汝桂曰余觀何
 唐為給事時勤新河撫貴州時妖人謀逆未定而公以
 公徐定之為永利又撫貴州時妖人謀逆未定而公以
 言大禍而公潛擒元孽不動聲色而安西南之煽而民
 成慎膚敏而長慮遠猷功在社稷而治黃河禪止其將
 修堤事也然堤之修一勞而永逸又治黃河禪止其將

者之要務誠當勒之貞珉以詒後人是役也主持國是
 奠利河漕則今吏部左侍郎尚書潘公季馴首發忠謀
 地分守則今御史錢公岱陳公功綜理區畫計畫督厲
 則先今巡按御史錢公岱陳公功綜理區畫計畫督厲
 則原任管河副使陞雲南參政即元哲觀成善後
 畫一守法則今河副使陞雲南參政即元哲觀成善後
 勞則運同唐文華同知王鳳夏維藩通判王誠出納
 惟允供應賢勞則曹縣知縣張養志單縣知縣田則真
 贊畫切中肯綮奔馳不憚煩勞禔隄工可需時用應禮
 待則曹縣丞主簿等官陰省義馬法并得書其効力指
 州判縣丞主簿等官陰省義馬法并得書其効力指
 官鄉民等不盡言載之碑陰王肅之築其後有三令
 縷水隄按綏水隄名始于知縣王肅之築其後有三令
 名之其一鋪在縣境四里而止以起遙月堤至單縣界者
 二里一鋪在縣境四里而止以起遙月堤至單縣界者
 遙月隄鋪在舊老堤之東自二十一鋪起至本堤四十四
 攔水壩隄家樓起東至單縣朱旺口大壩而自舊老堤劉

長堤曰本堤誤按縣今有長堤四其在縣北曰北大堤
縣南曰大行堤又南縷水堤又南臨河即攔水壩堤皆
東西長堤而

其存無幾矣

月隄十有四曰孔宣莊月隄長十七里曰娘娘廟壩月

日馮禎莊月隄長四里有奇曰龍廟月隄長二里有奇

里有奇曰牛市屯月隄長七里曰曹家集東月隄長

四里有奇曰劉滿莊月隄長三里曰清涼寺月隄長三

里有奇曰禹王廟月隄長六里有奇曰呂家廠月隄長

五里有奇曰紀家店廢隄長六里有奇

有奇曰紀家店廢隄長六里有奇

新增月隄四曰遙護月隄長八百六十丈曰趙家集月

六十丈曰全家廟前攔水月隄長二百四十丈四堤皆

曹家口隄防崇禎寅卯間河勢急黃河廳朱公朝勸捐

貫錢五十

壩十有四曰武家壩曰馬家壩曰孫頂壩曰趙璇壩曰

新月壩曰崇家壩曰王家壩曰焦家壩曰陳士廉壩曰

曲家壩曰高家壩曰解家壩

曹有四土之異劉公堤北秋潦時至土人謂黑地下而

瘠率三畝不能獲一鍾其南稍阜然河固直瀉而東土

疏散甚大有惟大行堤南河既折行而盤濼停蓄時留

其膏為稍腴矣至攔水壩外又浸河堧出沒坍塌之不

常居鮮寧宇土人每霜落而種未暑而收一麥之外不

復再秋故曰曹有四土之異頻年荆隆既澹以灾曹家

口射嚙坤方洪濤巨浪崩岸潰堤距縣不及三牛鳴向

所謂盤濼停蓄時留其膏者今亦如坐盆底虞浸不暇

而異耕獲哉

天下郡國志

卷三

三

曹縣舊志

黃河故道四

一在河間府 縣西三十里上接吳橋縣界東北至南皮縣界

一在大名府開州治南又長垣縣南六十里清豐縣西五^里又廢東明縣南五十里皆原故道

一在東昌府館陶縣西南五十里

一在衛輝府新鄉縣南入界北行與城縣相接
大隄

宏治六年河決張秋事聞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

天下郡國志

卷三

三

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既塞黃陵岡又以山東之地漕河外戶也乃築堤自大名府起經曹縣至虞城縣界止在曹縣界者計一百里各設鋪座人夫以防衝決立公館以時巡警而以兗州府管河通判提調之

公館

所四

魏家灣

在縣西
七十里

陽晉口

在縣西
二十里

張譚寺

在縣西南
二十里

李文盛

在縣南
五十里

淺

鋪座四

小張家灣淺

新添淺

安陵淺

夏侯淺



朝城縣

夫建置豈獨垣宇壇壝而已哉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器亦有不可得而缺者矣每臺省按部一切供用之器皆僦於民家且僦直常與器值倍曾不信宿而其費動以千計長吏徃徃有因而被黜者然至今未之有改也何與程子云為政須有綱紀文章良有司苟不以賂計者可不致意乎哉

武城縣

甲馬營驛遞雖為所屬而兩境策應未嘗少減上官陸行者夫馬僕從動以百數里甲催覓費用不貲邑疲而地復衝亦難乎其為民矣至於均徭重難益加呻吟之聲觀其二年一差已無息肩之日門丁疲薄而編差額數反倍查得附近州縣門丁二銀與編差額數相當倘有不足每門丁銀一兩加至分八多至一二錢三四錢而止慈邑素稱極累門丁二銀不勾舊額編差故有明加暗加之數東郡諸縣編差加銀之累未有如武城者也况此徭役之外又有大戶之差養馬之費走遞夫修

河修城夫之增雖癯翁孩童有不免者民何不幸而生
茲邑也平居無事猶可苟且目前萬一邊陲有警或遇
河決四境盡為滄池惟有流移轉徙為盜偷生而已

程